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七

附錄六 世德紀

傳

王性常先生傳

張壹民撰

王綱字性常一字德常弟秉常敬常並以文學知名性常尤善識鑒有文武長才少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元末嘗奉母避兵五洩山中有道士夜投宿性常異其



氣貌禮敬之曰君必有道者願聞姓字道士曰吾  
終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旦因授以筮法且為  
性常筮之曰公後當有名世者矣然公不克終牖  
下今能從吾出遊乎性常以母老有難色道士笑  
曰公俗緣未斷吾固知之遂去誠意伯劉伯溫微  
時常造焉性常謂之曰子真王佐才然貌微不稱  
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夫性在丘壑異時得志  
幸勿以世緣見累則善矣後伯溫竟薦性常於  
朝洪武四年以文學徵至京師時性常年已七十

而齒髮精神如少壯 上問而異之親策治道嘉  
悅其對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遂擢廣東叅  
議往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盡茲行乎致書與家  
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至則單舸往諭潮民感悅  
咸扣首服罪威信大張回至增城遇海寇曹真竊  
發鼓譟突至截舟羅拜願得性常為帥性常諭以  
逆順禍福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舁之而去  
賊為垓坐性常日羅拜請不已性常亦罵不絕聲  
遂遇害時彥達亦隨入賊中從傍哭罵求死賊欲



并殺之其酋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容令綴羊革裹尸負之而出得歸葬禾山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純始備上其事得立廟死所錄用彥達彥達痛父以忠死躬耕養母簞衣惡食終身不仕性常之歿彥達時年十六云

遯石先生傳

祭酒胡儼撰

翁姓王氏諱與準字公度浙之餘姚人晉右軍將軍羲之之裔也父彥達有隱操祖廣東叅議性常

以忠死難 朝廷旌錄彥達而彥達痛父之死終身不仕悉取其先世所遺書付翁曰但母廢先業而已不以仕進望爾也翁閉門力學盡讀所遺書鄉里後進或來從學者輒辭曰吾無師承不足相授因去從四明趙先生學易趙先生竒其志節妻以族妹而勸之仕翁曰昨聞先生遯世無悶之誨與準請終身事斯語矣趙先生媿謝之先世嘗得筮書於異人翁暇試取而究其術爲人筮無不竒中遠近輻輳縣令亦時遣人來邀筮後益數數日



或二三至翁厭苦之取其書對使者焚之曰王與  
準不能爲術士終日奔走公門談禍福令大啣之  
翁因逃入四明山石室中不歸者年餘時 朝廷  
督有司訪求遺逸甚嚴部使者至縣欲起翁令因  
言曰王與準以其先世嘗死忠 朝廷待之薄遂  
父子誓不出仕有怨望之心使者怒拘翁三子使  
人督押入山求之翁聞益深遜墜厓傷足求者得  
之以出部使見翁創甚且視其言貌坦直無他翁  
亦備言其焚書逃遜之故使者悟始釋翁見翁次

子世傑之賢因謂翁曰足下不仕終恐及罪寧能  
以子代行乎不得已遂補世傑邑庠弟子員而翁  
竟以足疾得免翁謂人曰吾非惡富貴而樂貧賤  
顧吾命甚薄且先人之志不忍渝也又曰吾非傷  
於石將不能遂栖遜之計石有德於吾不敢忘也  
因自號遜石翁云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  
數千言嘗筮居秘圖湖陰遇大有之震謂其子曰  
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  
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至是翁沒且十年而世傑



金華卷十七 世德錄 四  
以名儒宿學膺貢來遊南雍大司成陳公一見待  
以友禮使母就弟子列命六堂之士咸師資之儼  
忝與同舍受世傑教益爲最深而相知爲最深因  
得備聞翁之隱德乃私爲志之若此昔人有言公  
侯子孫必復其始王氏自漢吉祥至祥覽皆以令  
德孝友垂裕江左聯綿數百祀門第之盛天下莫  
敢望中微百餘年天道未爲無意也元末時其先  
世嘗遇異人謂其後必有名世者出而翁亦嘗再  
世而興之筮今世傑於翁亦再世矣克世傑之道

真足以弘濟天下而能澹然爵祿不入其心古所  
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吾誠  
於世傑見之異時求當天下之大任者非世傑而  
誰乎則異人之言與翁之筮於是始可驗矣

槐里先生傳

編修戚瀾撰

先生姓王名傑字世傑居秘園湖之後其先世嘗  
植三槐於門自號槐里子學者因稱曰槐里先生  
始祖爲晉右將軍羲之曾祖綱性常與其弟秉常



敬常俱以文學顯名國初而性常以廣東叅議死於苗之難祖秘湖漁隱彥達父遯石翁與準皆以德學為世隱儒先生自為童子即有志聖賢之學年十四盡通四書五經及宋諸大儒之說時朝廷方督有司求遺逸部使者聞遯石翁之名及門迫起之不可得見先生竒焉謂遯石翁曰足下不屑就罪且及身寧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乃遣先生備邑庠弟子員時教諭程晶負才倨傲奴視諸生見先生輒敬服語人曰此今之黃叔度也歲當

天比邑有司首以先生應薦比入試衆皆散髮袒衣先生歎曰吾寧曳履衡門矣遂歸不復應試宣德間詔中外舉異才堪風憲者破常調任使之時先生次當貢邑令黃維雅重先生為之具行李戒僕從強之應詔先生固以親老辭乃讓其友汪生叔昂既而遯石翁歿又當貢復以母老辭讓其友李生文昭而躬耕受徒以養其母饗殮不繼休如也母且歿謂先生曰爾貧日益甚吾死爾必仕毋忘吾言已終喪先生乃膺貢入南雍祭酒陳



公敬宗聞先生至待以友禮使母就弟子列明年  
薦先生於朝未報而先生歿先生儀觀玉立秀  
目修髯望之以為神人無賢愚戚疎皆知敬而愛  
之言行一以古聖賢為法嘗謂其門人曰學者能  
見得曾點意思將灑然無入而不自得爵祿之無  
動於中不足言也先生與先君泠川先生友先君  
每稱先生所著易春秋說周禮考正以為近世儒  
者皆所不及與人論人物必以先生為稱首瀾時  
為童子竊志之然從先君宦遊於外無因及門也

今茲之歸先生歿已久矣就其家求所著述僅存  
槐里雜稿數卷而所謂易春秋說周禮考正者則  
先生之歿於南雍其二子皆不在侍為其同舍生  
所取已盡亡之矣嗚呼惜哉先君幼時嘗聞鄉父  
老相傳謂王氏自東晉來盛江左中微且百數年  
元時有隱士善筮者與其先世遊嘗言其後當有  
大儒名世者出意其在先生而先生亦竟不及用  
豈尚在其子孫耶

竹軒先生傳



布政魏瀚撰

先生名倫字天叙以字行性愛竹所居軒外環植之日嘯咏其間視紛華勢利泊如也客有造竹所者輒指告之曰此吾直諒多聞之友何可一日相舍耶學者因稱曰竹軒先生早承厥考槐里先生廷訓德業夙成甫冠浙東西大家爭延聘為子弟師凡及門經指授者德業率多可觀槐里先生蚤世環堵蕭然所遺惟書史數篋先生每啓篋輒揮涕曰此吾先世之所殖也我後人不殖則將落矣

乃窮年口誦心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觀儀禮左氏傳司馬遷史雅善鼓琴每風月清朗則焚香操弄數曲弄罷復歌古詩詞而使子弟和之識者謂其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無不及焉居貧躬授徒以養母母性素嚴重而於外家諸孤弟妹憐愛甚切至先生每先意承志解衣推食惟恐弗及而於妻孥之寒餒弗遑恤焉弟粲幼孤為母所鍾愛先生少則教之於家塾長則挈之遊江湖有無欣戚罔不與居逮子華官翰林請於朝分



祿以為先生養先生復推其半以贍弟鄉人有其  
 豆相煎者聞先生風多愧悔更為敦睦之行先生  
 容貌環偉細目美髯與人交際和樂之氣藹然可  
 掬而對門人弟子則矩範嚴肅凜乎不可犯為文  
 章好簡古而厭浮靡賦詩援筆立就若不介意而  
 亦未嘗逸於法律之外所著有竹軒稿及江湖雜  
 稿若干卷藏于家先生與先君菊莊翁訂盟吟社  
 有莫逆好瀚自致政歸每月旦亦獲陪先生杖屨  
 遊且辱知於先生仲子龍山學士學士之子守仁

又與吾兒朝端同舉於鄉累世通家知先生之深  
 者固莫如瀚因節其行之大者於此以備大史氏  
 之採擇焉

海日先生墓誌銘

大學士楊一清撰

正德己卯寧濠稱亂江西鳩集群盜發數千艘而  
 東遠近震動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伯安傳檄  
 鄰境舉兵討賊時其父南京吏部尚書王公致仕  
 居會稽有傳伯安遇害者人謂公曰盍避諸公曰



吾兒方舉大義吾避安之或曰伯安既仇賊賊必  
陰使人行不利於公避之是也公笑曰吾兒能棄  
家討賊吾何可先去以為民望 祖宗功澤在天  
下賊行且自斃吾為 國大臣恨老不能荷戈首  
敵即有不幸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  
人趣郡縣宜急調兵糧為備禁訛言勿令動搖人  
心鄉人竊視公晏然如常時衆志亦稍稍定蓋不  
旬月而伯安之捷報至矣初賊濠東下將趨南都  
伯安引兵入南昌奪其巢賊聞大恐急旋舟伯安

帥吉安知府今都憲伍君文定等大戰於鄱陽湖  
賊兵風靡遂擒濠并其黨與數千人獻俘於 闕  
嗚呼自古奸雄構亂雖有忠臣義士必假以歲月  
乃能削平禍難伯安奮戈一呼以身臨不測之淵  
呼吸之間地方大定公聞變從容群囂衆惑屹然  
不為動伯安得直前徇 國不嬰懷回顧以成懋  
績公之雅量伯安之忠義求之載籍可多見哉及  
是 武廟南巡權奸妬功構飛語陷伯安跡甚危  
衆慮禍且及家公寂若無聞辛巳今 皇帝入嗣



大統始下 詔表揚伯安之功 召還京師因得  
便道歸省尋論功封奉 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  
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又以廷推兼南  
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錫之誥券封公勲階爵邑  
如子俾子孫世其爵適公誕辰伯安捧觴為壽公  
蹙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邪賊濠之亂皆以汝  
為死矣而不死以為事難猝平而平之然此仗  
宗社神靈 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比讒  
構橫行禍機四發賴 武廟英明保全今 國是

既定吾父子之榮極矣然福者禍之基能無懼乎  
古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牖  
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邪伯安  
跪曰謹受教公自是日與姻黨置酒宴樂歲暮舊  
疾作嘉靖壬午春二月十二日終于正寢得年七  
十有七未屬續時使者以部咨將新命至公尚能  
言趣諸子曰不可以吾疾廢禮宜急出迎既成禮  
偃然而逝訃 聞 上賜諭祭命有司治葬事伯  
安偕諸弟卜以卒之明年秋八月某日葬公郡東



天柱峯之南之原具書戒使者詣鎮江請予銘公墓予曩官外制官太常接公班行不鄙謂予以知言見待予遷南京太常辱贈以文公校文南畿道舊故甚洽正德丁卯取嫉權奸歸致仕予亦避讒構謝病歸杜門不接賓客公直造內室慰語久之伯安又予掌銓時首引置曹屬號知己公銘當予屬顧以江西之變關繫公父子大節特先書之乃按公門人國子司業陸君深所著狀摘而叙之曰公姓王氏諱華字德輝號實菴晚號海日翁嘗讀

書龍泉山中學者稱為龍山先生上世自琅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又自山陰徙餘姚四世祖諱性常有文武才國初為誠意伯所薦仕至廣東叅議峒苗為亂死之高祖諱彥達號秘湖漁隱年十六暴父屍自苗壤歸葬痛父死忠布疏終其身人稱孝子曾祖諱與準號遯石翁學精於易嘗筮得震之大有謂其子曰吾後再世其興與其久乎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為太學生卒父諱天叙號竹軒初以公貴封修撰後與槐里公俱贈嘉議



大夫禮部右侍郎今以伯安功俱追封新建伯祖  
妣孟氏封淑人妣岑氏累封太淑人進封太夫人  
公生正統丙寅九月孟淑人夢其姑抱緋衣玉帶  
一童子授之曰婦事吾孝孫婦亦事汝孝吾與若  
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世世榮華無替故公生  
以今名名長兄以榮名符夢也公生而警敏始能  
言槐里公口授以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讀書過  
目不忘六歲與群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  
醉去遺其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也公度其醒必

復來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果號  
而至公迎謂曰求爾金邪爲指其處其人喜以一  
錠爲謝却不受年十一從里師授業日異而月不  
同歲終里師無所施其教年十四嘗與諸子弟讀  
書龍泉山寺寺故有妖物爲祟解傷人寺僧復張  
皇其事諸生皆喪氣走歸公獨留居妖亦寢滅僧  
以爲異假妖勢恐且試之百方不色動僧謝曰君  
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弱冠提學張公時敏試  
其文與少傅木齋謝先生相甲乙並以狀元及第



金書卷三十七  
世德系  
奇之名遂起故家世族爭禮聘為子弟師浙江方伯祁陽甯君良擇師於張公張公曰必欲學行兼優無如王某者甯親造其館賓禮之請為子師延至祁陽湖湘之士聞而來從者踵相接居甯之梅莊別墅墅中積書數千卷日夕諷誦其間學益進祁俗好妓飲公峻絕之三年如一日祁士有化服者歸連舉不利成化庚子發解浙江第二人明年辛丑 廷試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甲辰充廷試彌封官丁未同考會試弘治改元戊申與

修憲廟實錄充 經筵官己酉滿九載以竹軒公憂去癸丑服闋遷右春坊右諭德丙辰命為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公 講筵音吐明暢詞多切直每以勤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佞為勸 孝廟嘉納焉內侍李廣方貴幸嘗講太學衍義至唐李輔國結張后表裏用事衆以事頗涉嫌欲諱之公朗然誦說無少避忌左右皆縮頸吐舌 上樂聞之不厭罷講 遣中官賜尚食 皇太子出閣詔選正人輔導用端國本公卿多薦公自是日侍



東宮講讀 眷賜加隆戊午 命主順天鄉試辛酉再主鄉試應天得士為多壬戌遷翰林院學士食從四品祿 命授庶吉士業修 大明會典為纂修官書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兼學士掌院事與編纂通鑑纂要是歲遷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武廟嗣位遣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以岑太夫人年高乞歸便養不 允明年改元丙寅瑾賊竊柄士夫側足立爭奔走其門求免禍公獨不往瑾銜之時伯安為兵部主事疏瑾罪惡瑾矯詔執之

幾斃 廷杖竄南荒以去瑾復移怒於公尋知為微時所聞名士意稍解冀公一見且將柄用焉公竟不往瑾益怒丁卯遷南京吏部尚書猶以舊故慰言冀必往謝公復不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公本不相涉者勒令致仕既歸有以其同年友事誣毀之者人謂公當速白不然且及罪公曰是馬能挽我我何忍許吾友後伯安復官京師聞士夫論及此將疏辨於 朝公馳書止之曰汝將重吾過邪公性至孝初竹軒公病報至當道以不受當遷



官宜出受新命公卧家不出日憂懼不知所為踰  
月訃始至慟絕幾喪生襄塋穴湖山遂廬墓下墓  
故虎穴虎時群至不為害久且益馴人謂孝感比  
致仕岑太夫人年近百歲公壽逾七十猶朝夕為  
童子嬉戲以悅親左右扶掖不忍斯頃去測太夫  
人卒塊苫擗踊過毀致疾及塋徒跣數十里疾益  
甚竟以是不起處諸昆弟篤友愛祿食贏餘恒與  
共之視其子若已出氣質醇厚坦坦自信不立邊  
幅議論風生由衷而發廣廷之論入對妻孥無異

語人有片善亟稱之有急惻然赴之至人有過惡  
則盡言規斥不少回曲坐是多遭嫉忌然人諒其  
無他則亦無深怨之者識宏而守固百務紛沓應  
之如流至臨危疑震蕩衆披靡惶惑獨卓立毅然  
不為變若是盖有人不及知者矣公之學一出于  
正書非正不讀客有以仙家長生之術來說者則  
峻拒之曰修身以俟命吾儒家法長生奚為儉素  
自持貨利得喪不屑為意樓居厄于火貲積一空  
親朋來救焚者款語如常為詩文取達意不以雕



刻為工而自合程度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  
禮經大義諸書雜錄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  
藏于家初配贈夫人鄭氏淵靜孝慈與公起微寒  
同貧苦躬紡績以奉舅姑既貴恭儉不衰壽四十  
一先公三十六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  
子男四長即伯安守仁名別號陽明子其學邃於  
理性中外士爭師之稱陽明先生次守儉太學生  
次守文郡庠生次守章女一適南京工部都水郎  
申同邑徐愛初鄭夫人祔墓穴湖已而改殯郡南

石泉山石泉近有水患乃卜今地塋公云惟古賢  
人君子未遇之時每以天下國家為已任出而登  
仕其所遭際不同而其志有遂有不遂非人之所  
能為也公少負奇氣壯強志存用世顧其職業恒  
在文字間而未能達之於政際遇 孝宗講筵啓  
沃 聖心簡在柄用有期不幸 龍馭上賓弗究  
厥用晚登八座旋見沮於權奸偃蹇而歸豈非天  
哉然有子如伯安所建立宏偉卓犖凡公之所欲  
為噤而不得施用者皆於其子之身而顯施大發



之公又親及見之較之峻登大受既久且專而泯然無聞於世者其高下榮辱宜何如也王氏之先有植槐於庭蔭後三公者遯石翁大有之占其類是乎銘曰

孰不有母孰如公母壽七十之叟僂僂拜舞百歲而終歸得其所孰不有子公子天下士亶其忠勤以事其事不有其身惟徇之義是子是父允文允武勲在冊府帝錫之爵土其生不負而歿不朽銘以要諸久

海日先生行狀

國子司業門人陸深撰

先生姓王氏諱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復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又稱為龍山先生其先出自晉光祿大夫覽之曾孫右軍將軍羲之由琅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後二十三代孫迪功壽又自山陰徙餘姚至先生之四世祖廣東叅議性常又五世矣叅議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



誠意伯劉伯溫微時嘗造馬叅議謂曰子真王佐才然異時勿累老夫則善矣伯溫既貴遂薦以爲兵部郎中擢廣東叅議卒死於苗難高祖諱彥達號秘湖漁隱漁隱年十六自苗中裹父尸歸葬朝夕哭墓下痛父以忠死簔衣惡食終身不仕鄉里以孝稱之曾祖諱與準號遯石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居秘湖陰嘗筮得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爾雖不及顯身

沒亦與有焉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卒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祖妣孟氏贈淑人父諱天叙別號竹軒封翰林院修撰贈禮部右侍郎妣岑氏封太淑人正統丙寅九月甲午先生生先夕孟淑人夢其姑趙抱一童子緋衣玉帶授之曰新婦平日事吾孝今孫婦事汝亦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子孫世世榮華無替故先生生而以今名名先生之長兄半岩先生以榮名夢故也先生生而警敏絕人始能言槐里先生



抱弄之因口授以古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使讀書過目不忘六歲時與群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醉遺其所提囊而去取視之數十金也先生度其人酒醒必復來恐人持去投水中坐守之有頃其人果號泣而至先生迎謂曰求爾金邪為指其處其人喜躍以一金謝先生笑却之曰不取爾數十金乃取爾一金乎客且慚且謝隨至先生家無少長咸遍拜而去岑太夫人嘗績窓下先生從旁坐讀書時邑中迎春里兒皆競呼出觀先生

獨安讀書不輟太夫人謂曰若亦整往觀乎先生曰大人誤矣觀春何若觀書太夫人喜曰兒是也吾言誤矣年十一從里師錢希寵學初習對句月餘習詩又兩月餘請習文數月之後學中諸生盡出其下錢公嘆異之曰歲終吾無以教爾矣縣令呵從到塾同學皆廢業擁觀先生據案朗誦若無睹錢竒之戲謂曰爾獨不顧令即謂爾倨傲呵責及爾且柰何先生曰令亦人耳視之奚為若誦書不輟彼亦便柰呵責也錢因語竹軒公曰公子德



器如是斷非凡兒十四歲時嘗與親朋數人讀書  
龍泉山寺寺舊有妖為崇數人者皆富家子素豪  
俠自負莫之信又多侵侮寺僧僧甚苦之信宿妖  
作數人果有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衆皆失氣  
狼狽走歸先生獨留居如常妖亦遂止僧咸以為  
異每夜分輒衆登屋號笑或瓦石撼卧榻或乘風  
雨雷電之夕奮擊門障僧從壁隙中窺先生方正  
襟危坐神氣自若輒又私相嘆異然益多方試之  
技殫因從容問曰向妖為崇諸人皆被傷君能獨

無恐乎先生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  
見乎先生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無得遂  
已者君安得獨無所見乎先生笑曰吾見數沙彌  
為崇耳諸僧相顧色動疑先生已覺其事因佯謂  
曰此豈吾寺中亡過諸師兄為崇邪先生笑曰非  
亡過諸師兄乃見在諸師弟耳僧曰君豈親見吾  
儕為之但臆說耳先生曰吾雖非親見若非爾輩  
親為何以知吾之必有見邪寺僧因具言其情且  
嘆且謝曰吾儕實欲以此試君耳君天人也異時



全書卷三十七 世德錄 二十五  
福德何可量至今寺僧猶傳其事天順壬午先生  
年十七以三禮投試邑中邑令竒其文後數日復  
特試之題下一揮而就令疑其偶遇宿構連三命  
題其應益捷因大竒賞謂曰吾子異日必大魁天  
下遠邇爭禮聘為子弟師提學松江張公時敏考  
校姚士以先生與木齋謝公為首並稱之曰二子  
皆當狀元及第福德不可量也方伯祁陽審公良  
擇師於張公張曰但求舉業高等則如某某者皆  
可必欲學行兼優惟王某耳時先生甫踰弱冠審

親至館舍講賓主禮請為其子師延至家湖湘之  
士翕然來從者以數十在祁居梅莊別墅墅中積  
書數千卷先生晝夜諷誦其間不入城市者三年  
永士有陳姓者聞先生篤學特至梅莊請益間取  
所積書叩之先生皆默誦如流陳嘆曰昔聞五經  
笥今乃見之祁俗好妓飲先生峻絕之比告歸祁  
士以先生客居三年矣乃祕兩妓於水次因餞先  
生於亭上宿焉客散妓從祕中出先生呼舟不得  
撤門為椽而渡衆始嘆服其難始先生在梅莊嘗



一夕夢迎春歸其家前後鼓吹播節中導白土牛  
其後一人輿以從則方伯杜公謙也既覺先生以  
竹軒公岑太夫人皆生於辛丑謂白為凶色心惡  
之遂語諸生欲歸諸生堅留之甯生曰以絃占是  
夢先生且大魁天下矣夫牛丑屬也謂之一元大  
武辛金屬其色白春者一歲之首也世以狀元為  
春元先生之登其在辛丑乎故事送狀元歸第者  
京兆尹也其時杜公殆為京兆乎先生以親故遂  
力辭而歸舟過洞庭阻風君山祠下因入祠謁祝

者迎問曰公豈王狀元邪先生曰何從知之祝者  
曰疇昔之夕夢山神曰後日薄暮有王狀元來吾  
以是知之先生異其言與梅莊之夢適相協因備  
紀其事自是先生連舉不利至成化庚子始以第  
二人發解明年辛丑果狀元及第杜公為京兆悉  
如其占云是歲授官翰林院修撰甲辰 廷試進  
士為彌封官丁未充會試同考官弘治改元與脩  
憲廟實錄充 經筵官己酉秩滿九載當遷聞竹  
軒疾即移病不出當道使人來趨親友亦交勸之



且出遷官若凶聞果至不出未晚也先生曰親有疾已不能匍匐歸侍湯藥又逐逐奔走為遷官之圖須家信至幸而無恙出豈晚乎竟不出庚戌正月下旬竹軒之訃始至號慟屢絕即日南奔葬竹軒於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時群至先生晝夜哭其傍若無睹者久之益馴或傍廬卧人畜一不犯人以為異癸丑服滿陞右春坊右諭德充經筵講官嘗進勸學疏其畧謂貴緝熙于光明今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之設或間

旬月而始一二行則緝熙之功無亦有間歟雖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宋儒程頤所謂涵養本原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後可免於一暴十寒之患也 上然其言御講日數丙辰三月 特命為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四月以選正人端國本公卿會推為 東宮輔導戊午三月又 命兼 東宮講讀眷賜日隆是歲奉 命主順天府鄉試辛酉又奉 命主應天鄉試壬戌陞翰林院學士從四品俸尋 命教庶吉士魯鐸



等繼又命與纂修大明會典踰年書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五月復命與編通鑑纂要六月陞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上以先生講釋明贍故特久任是歲冬命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還朝以岑太夫人年邁屢疏乞休以便色養不允尋陞禮部左侍郎明年武宗皇帝改元賊瑾用事呼吸成禍福士大夫奔走其門者如市先生獨不之顧時先生元子今封新建伯方為兵部主事上疏論瑾罪惡瑾大怒既逐新

建復移怒於先生然瑾微時嘗從先生鄉人方正習書史備聞先生平日處家孝友忠信之詳心敬慕之先生蓋不知也瑾後知為先生怒稍解嘗語陰使人謂於先生有舊若一見可立躋相位先生不可瑾意漸拂丁卯陞南京吏部尚書瑾猶以舊故使人慰之曰不久將大召冀必往謝先生又不行瑾復大怒然先生乃無可加之罪遂推尋禮部時舊事與先生無干者傳旨令致仕先生聞命忻然束裝而歸曰吾自此可免於禍矣既而有



以同年友事誣毀先生於朝者人咸勸先生一  
白先生曰某吾同年友若白之是我訐其友矣是  
焉能免我哉竟不辨後新建復官京師聞士夫之  
論具本奏辨先生聞之即馳書止之曰是以爲吾  
平生之大耻乎吾本無可耻今廼無故而攻發其  
友之陰私是反爲吾求一大耻矣人謂汝智於吾  
吾不信也廼不復辨歷事三朝惟孝廟最知  
末年尤加眷注屢因進講勸上勤聖學戒逸豫  
親仁賢遠邪佞上皆虚心嘉納故事講官數人

嘗直者必先期演習至上前猶或整張失措先  
生未嘗豫習及進講又甚條暢一日上已幸講  
筵直講者忽風眩仆地衆皆惶遽共推先生代先  
生從容就案展卷敷析尤極整暇衆咸服其器度  
內侍李廣者方貴幸嘗於文華殿講大學衍義  
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諸學士欲諱不敢  
言先生特誦說朗然開諷明切左右聞者皆縮頸  
吐舌而上樂聞不厭明日罷講命中官賜食  
中官密語先生云連日先生講書明白聖心甚



喜甚加眷念先生自慶知遇益用剴切 上亦精  
勤彌勵詎意 孝廟升遐先生志未及行亦偃蹇  
而歸矣天道如斯嗚呼悲夫先生氣質醇厚平生  
無矯言飾行仁恕坦直不立邊幅與人無衆寡大  
小待之如一談笑言議由衷而發廣庭之論入對  
妻孥曾無兩語人有片善稱之不容口有急難來  
控者惻然若身陷於溝穽忘已拯救之雖以此招  
謗取嫌亦不恤然於人有過惡亦直言規切不肯  
少回曲以是往往反遭嫉忌然人亦知其實心無

他則亦無有深怨之者先生才識宏達無所不可  
而操持堅的屹不可動百務紛沓應之沛然未嘗  
見其有難處之事至臨危疑震蕩衆多披靡惶惑  
而先生毅然卓立然未嘗以此自表見故人之知  
者罕矣爲詩文皆信筆立就不事雕刻但取詞達  
而止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  
雜錄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先生孝友出于  
天性祿食盈餘皆與諸昆弟共之視諸昆弟之子  
不啻已出竹軒公及岑太夫人色愛之養無所不



至太夫人已百歲先生亦壽踰七十矣朝夕為童子色嬉戲左右撫摩扶掖未嘗少離或時為親朋山水之邀乘舟斃出忽念太夫人即蹙然反棹及太夫人之歿寢苦蔬食衰毀踰節因以得疾逮葬跣足隨號行數十里於是疾勢愈增病卧踰年始漸瘳然自是氣益衰先生素聞寧濠之惡疑其亂嘗私謂所親曰異時天下之禍必自茲人始矣令家人卜地於上虞之龍溪使其族人之居溪傍者買田築室潛為棲遯之計至是正德己卯寧濠果

發兵為變遠近傳聞駭愕且謂新建公亦以遇害盡室驚惶請徙龍溪先生曰吾往歲為龍溪之卜以有老母在耳今老母已入土使吾兒果不幸遇害吾何所逃於天地乎飭家人勿輕語動已而新建起兵之檄至親朋皆來賀益勸先生宜速逃龍溪咸謂新建既與濠為敵其勢必陰使奸人來不利於公先生笑曰吾兒能棄家殺賊吾乃獨先去以為民望乎 祖宗德澤在天下必不使殘賊覆亂宗國行見其敗也吾為 國大臣恨已老不能



荷戈首敵倘不幸勝負之筭不可期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趨郡縣宜急調兵糧且禁訛言勿令搖動鄉人來竊視先生方晏然如平居亦皆稍稍復定不旬月新建捷至果如先生所料親朋皆携酒交慶先生曰此祖宗深仁厚澤漸漬人心紀綱法度維持周密朝廷威靈震懾四海蒼生不當罹此荼毒故旬月之間罪人斯得皆天意也豈吾一書生所能辨此哉然吾以垂盡之年幸免委填溝壑家門無夷僂之慘鄉里子弟又

皆得免於征輸調發吾兒幸全首領父子相見有日凡此皆足以稍慰目前者也諸親友咸喜極飲盡歡而罷已而武廟南巡奸黨害新建之功飛語構陷危疑洶洶旦夕不可測群小偵伺旁午於道或來先生家私籍其產宇丁畜若將抄沒之爲姻族皆震撼莫知所出先生寂若無聞日休田野間惟戒家人謹出入慎言語而已辛巳今上龍飛始下詔宣白新建之功召還京師新建因得便道歸省尋進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遣行



人賈白金文綺慰勞新建遂下 溫旨存問先生  
於家無有羊酒之賜適先生誕辰親朋咸集新建  
捧觴為壽先生蹙然曰吾父子不相見者幾年矣  
始汝平寇南贛日夜勞瘁吾雖憂汝之疾然臣職  
宜爾不敢為汝憂也寧濠之變皆以汝為死矣而  
不死皆以事為難平矣而卒平吾雖幸汝之成然  
此實天意非人力可及吾不敢為汝幸也讒構朋  
興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人皆為汝  
危吾能無危乎然於此時惟有致命遂志動心忍

性不為無益雖為汝危又復為汝喜也 天開日  
月顯忠遂良穹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  
一堂人皆以為榮吾謂非榮乎然盛者衰之始福  
者禍之基雖以為榮復以為懼也夫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於牖下孰與犯盈滿  
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邪新建洗而跽曰大人  
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聞者皆嘆息感動於是  
會其鄉黨親友置酒燕樂者月餘歲且暮疾復作  
新建率其諸弟日夜侍湯藥壬午正月勢轉劇二



月十二日巳丑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七臨絕神  
識精明畧無昏憤時 朝廷推論新建之功進封  
先生及竹軒槐里皆為新建伯是日部客適至屬  
疾且革先生聞使者已在門促新建及諸弟曰雖  
倉遽烏可以廢禮爾輩必皆出迎間已成禮然後  
偃然瞑目而逝先生始致政歸客有以神仙之術  
來說者先生謝之曰人所以樂生於天地之間以  
內有父母昆弟妻子宗族之親外有君臣朋友姻  
戚之懿從遊聚樂無相離也今皆去此而稿然獨

往於深山絕谷此與死者何異夫清心寡欲以怡  
神定志此聖賢之學所自有吾但安樂委順聽盡  
於天而已奚以長生為乎客謝曰神仙之學正謂  
世人悅生惡死故其所欲而漸次導之今公已無  
惡死悅生之心固以默契神仙之妙吾術無所用  
矣先生於異道外術一切竒詭之說廓然皆無所  
入惟岑太夫人稍崇佛教則又時時曲意順從之  
亦復不以為累也先生既歸即息意丘園或時與  
田夫野老同遊共談笑蕭然形迹之外人有勸之



宜且閉門養威重者先生笑曰汝豈欲我更求作好官邪性喜節儉然於貨利得喪曾不以介意嘗構樓居十數楹甫成而火貲積爲之一蕩親友來救焚者先生皆一一從容款接談笑衍衍如平時畧不見有倉遽之色人以此咸嘆服其德量云先生元配贈夫人鄭氏淵靖孝慈與先生共甘貧苦起微寒躬操井臼勤紡績以奉舅姑既貴而恭儉益至壽四十九先先生三十六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四人長守仁鄭出南京兵部尚

書封新建伯次守儉楊出太學生次守文趙出郡庠生次守章楊出一女趙出適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邑徐愛始鄭夫人殯郡南之石泉山已而有水患乃卜地於天柱峯之陽而葬先生焉深先生南畿所錄士也暨於登朝獲從班行之末受教最深又辱與新建公游處出入門墻最久每當侍側講道之際觀法者多矣正德壬申秋以使事之餘迂道拜先生於龍山里第扁舟載酒相與遊南鎮諸山乃休於陽明洞天之下執手命之曰此吾兒



之志也大業日遠子必勉之臨望而別嗚呼深鄙  
陋無狀不足以窺見高深然不敢謂之不知先生  
也謹按王君琥所錄行實泣而叙之將以上于史  
官告於當世之司文柄者伏惟採擇焉

陽明先生墓誌銘

甘泉湛若水撰

甘泉子挈家閉關於西樵烟霞之洞故友新建伯  
陽明王先生之子正億以其岳舅禮部尚書久菴  
黃公之狀及書來請墓銘曰公知陽明公者也非

公莫能銘甘泉子曰吾又何辭焉公知陽明公者  
也非公莫能狀公狀之吾銘之公狀其詳吾銘其  
大吾又何義之辭焉乃發狀而謹按之讀世系狀  
云云曰公出於龍山狀元太宗伯公華太宗伯公  
出於贈禮部侍郎竹軒公天叙竹軒公出於太學  
生贈禮部侍郎槐里公傑槐里公出於遯石公與  
準厥有禮易之傳遯石公出於秘湖漁隱公彥達  
秘湖出於性常公綱有文武長才與括蒼劉伯溫  
友善仕爲廣東叅議死難也推其華胄遙遙遠派



於晉高士羲之光祿大夫覽焉曰公其有所本之  
矣夫水土之積也厚其生物必蕃有以也夫讀誕  
生狀云云曰祖妣岑太淑人有赤子乘雲下昇天  
樂導之之夢公乃誕焉是名曰雲蓋徵之矣神僧  
言之遂改今名曰然則陽明公殆神授歟其異人  
矣六年乃言十一年有金山之詩十七年聞一齋  
聖人可學之語曰其有所啓之矣讀學術狀云云  
曰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  
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

丙寅始歸正于聖賢之學會甘泉子於京師語人  
曰守仁從宦三十年未見此人甘泉子語人亦曰  
若水泛觀於四方未見此人遂相與定交講學一  
宗程氏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之指故陽明  
公初主格物之說後主良知之說甘泉子一主隨  
準體認天理之說然皆聖賢宗指也而人或舍其  
精義各滯執於彼此言語蓋失之矣故甘泉子嘗  
爲之語曰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以言其  
交用則同也讀仕進狀云云曰初舉己未禮闈第



一徐穆爭之落第二然益有聲登進士試工部差  
督造王威寧墳辭却金幣獨受軍中佩劍之贈適  
符少時夢蓋兆之矣疏邊務朝政之失有聲授刑  
部主事審囚淮甸有聲告病歸養起補兵部主事  
上疏乞宥南京所執諫官戴銑等毋使遠道致死  
朝廷有殺諫官之名劉瑾怒矯詔廷杖之不死謫  
貴州龍場驛萬里矣而公不少怵甘泉子贈之九  
章其七章云皇天常無私日月常盈虧聖人常無  
為萬物常往來何名為無為自然無安排勿忘與

勿助此中有天機其九章云天地我一體宇宙本  
同家與君心已通別離何怨嗟浮雲去不停游子  
路轉賒願言崇明德浩浩同無涯及居夷端居默  
坐而夷人化惡為善有聲人或告曰陽明公至浙  
沉于江矣至福建始起矣登鼓山之詩曰海上曾  
為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有徵矣甘泉子聞之  
笑曰此佯狂避世也故為之作詩有云佯狂欲浮  
海說夢痴人前及後數年會于滁乃吐實彼誇虛  
執有以為神奇者烏足以知公者哉復起尹廬陵



卧治六月而百務具理有聲取入南京刑部主事  
留為吏部驗封主事有聲陽明公謂甘泉子曰乃  
今可卜鄰矣遂就甘泉子長安灰厰右鄰居之時  
講于大興隆寺而久庵黃公宗賢會焉三人相懽  
語合意久庵曰他日天台鴈蕩當為二公作兩草  
亭矣後合兩為一焉明道一也明年甘泉子使安  
南後二年陽明公遷貳南太僕聚徒講學有聲甘  
泉子還期會于滁陽之間夜論儒釋之道又明年  
甘泉子丁憂扶母柩南歸陽明公時為南大鴻臚

逆吊于龍江關尋遷南贛都憲矣讀平贛之狀云  
云曰夫倡三廣夾攻之策收橫水左溪桶岡泃頭  
之功用兵如神矣甘泉子曰雖有大司馬王晉谿  
之知請授之便宜旗牌以備他用亦以陽明公素  
養銳士於營以待不時之出也迅雷呼吸之間也  
又以身先士卒以作軍氣也讀平江西之狀云云  
曰甘泉子先是在憂致書於公幸因閩行之使以  
去也蓋公前有宰相之隙後有江西未萌之禍不  
去必為楚人所鈐兩不報未幾有寧府之變公幾



陷於虎口然而贛兵素振既足為之牽制而倡義  
檄諸府縣興兵會豐城誓師分攻七門七門大開  
遂除留守之黨封府庫之財收刼取之印安協從  
之民釋被報之囚表死難之忠據省城絕其歸路  
直趨樵舍因成擒賊之功是水也以淺見測淵謀  
也然始而翕然稱為掀天揭地之功矣既而大吏  
妬焉內幸爭功者附焉輾轉殫力竭精矣僅乃得  
免或未嘗不思前慮也所以危而不死者內臣張  
永護之也於大吏門列不亦愧乎由是遂流為先

與後擒之言上下騰沸是不足辯也夫陽明逆知  
宸濠有異志劉養正來說必得公乃發公應之曰  
時非桀紂世無湯武臣有伏節死義耳其猶使異  
生元亨往與之語者實欲誘其善不動干戈潛消  
莫大之禍也使陽明公而實許養正則宸濠殺孫  
都憲許副使必待陽明至乃發陽明未至而發者  
知絕意于陽明之與已矣使陽明實許之必乘風  
直抵南昌必不與豐城聞顧泌告變即謀南奔以  
倡大義奪漁艇使如漁人然以奔吉安矣其宸濠



兵校追公者非迎公也將協公也且宸濠之上不能直趨中原以北中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以陽明為之制其尾兵威足以累之使不前也又取據省城絕其資重與歸路也功莫大焉者也若夫百年之後忌妬者盡死天理在人心者復明則公論定矣已而該部果題 賜勅錫勞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歲支米一千石于時天其將定矣而置之南者有人焉以叅乎其間矣公

丁父憂而四方從學者日衆有迎忌者意致有僞學之劾者人其勝天乎或以浮語沮公六年不召尋以論薦 命為兩廣總制軍務平岑猛之亂或曰其且進且沮使公不得入輔乎讀思田之狀云云曰公奏行剿之患十行撫之善十乃撤防兵解戰甲諭威信受來降杖土目復岑後設流守而思田平夫陽明公不革岑猛之後之士官以夷治夷也盧蘇等杖之百而釋之置流守以制焉仁義之術也人知殺伐之為功而不知神武不殺者功之



上也仁義兩全之道也讀八寨之狀云云曰檄叅  
將會守巡命指揮馬文瑞永順宣慰彭明輔保靖  
宣慰彭九霄分兵布哨擒斬賊酋黨與遂破諸巢  
移衛所制諸蠻貫八寨之中扼道路之衝設縣治  
增城堡皆保治安民之要或曰八峒掩襲村落以  
爲功無破巢之功也無功以爲有功也何則辯之  
曰夫陽明之貪功當取岑猛盧蘇之大功而不取  
焉不宜捨其大者取其小者其亦不智不武也謂  
陽明公爲之乎夫宣慰諸哨之兵可襲則襲出其

不意兵法之奇不可預授者也而以病陽明焉將  
使爲宋襄陳儒之愚已耶非馭戎不測之威矣事  
竣而請歸告病危矣不待報而遽行且行且候  
命其卒於南安途次而不及 命下亦命也江西  
輔臣進帖以諧公 上革之恤典人衆之勝天也  
亦命也百年之後天定將不勝人矣乎甘泉子始  
召入禮部面叩輔臣曰外人皆云陽明之事乃公  
爲之乎輔臣默然然亦不以作怒加禍猶爲有君  
子度量焉可尚也公卒之日兩廣江西之民相與



金書卷三十一 世德紀 三十九  
吊于途曰哲人其痿矣士夫之知者相與語於朝  
曰忠良其逝矣四方同志者且與吊於家曰斯文  
其喪矣久庵公爲之狀六年而後就慎重也甘泉  
子曰吾志其大義銘諸墓將使觀厥詳於狀也銘  
曰

南鎮嶙嶙在浙之濱奇氣鬱積是生異人生而氣  
靈乘雲降精十一金山詩成鬼驚志學踰二廣信  
館次婁公一言聖學可至長而任俠未脫舊習馳  
馬試劍古文出入變化屢遷逃仙逃禪一變至道

丙寅之年邂逅語契相期共詣天地為體物莫非  
已抗疏 廷杖龍塲烟瘴居夷何陋諸蠻歸向起  
尹廬陵卧治不庭六月之間百廢具典入司驗封  
衆志皆通孚于同朝執經相從轉南太僕鴻臚太  
畜遂巡南贛乃展驥足泐頭桶岡三廣夾攻身先  
士卒屢收奇功蓄勇養銳隱然有待云胡養正陰  
謀來說詐言尊師公明灼知異子往化消變無為  
閩道豐城及變未萌聞變遄返心事以明旌旗蔽  
空聲義下江尾兵累之北趨不從乃擒巨賊乃親



獻馘爭功欲殺未也護翊彼同袍者反戈不怩隱之于心以莫不戚憂居六年起治思田撫而不戮夷情晏然武文兼資仁義並行神武不殺是稱天兵凡厥操縱聖學妙用一以貫之同靜異動

陽明先生行狀

門人黃綰撰

陽明先生王公諱守仁字伯安其先琅琊人晉光祿大夫覽之後覽曾孫羲之少隨父曠渡江家建康不樂徙會稽其後復徙剡之華塘自華塘徙石

堰又徙達溪有曰壽者仕至迪功郎乃徙居餘姚六世祖諱綱字性常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高則誠宗人高元章括蒼劉伯溫友善仕國朝為廣東叅議死苗難五世祖諱彥達號秘湖漁隱有孝行高祖諱與準號遯石翁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曾祖諱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為太學生贈禮部右侍郎曾祖妣孟氏贈淑人祖諱天叙號竹軒封翰林院編修贈禮部右侍郎祖妣岑氏封太淑人父諱華成化辛丑狀元及第仕至南



京吏部尚書封新建伯妣鄭氏封孺人贈夫人繼  
母趙氏封夫人鄭氏孕十四月而生公誕夕岑太  
淑人夢天神抱一赤子乘雲而來導以鼓樂與岑  
岑寤而公生名曰雲六歲不言一日有僧過之摩  
其頂曰有此寧馨兒却叫壞了龍山公悟改今名  
遂言穎異頓發年十一竹軒翁攜之上京過金山  
作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  
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有相者謂塾師曰  
此子他日官至極品當立異等功名年十三侍龍

山公為考官入場評卷高下皆當性豪邁不羈喜  
任俠畿內石英王勇湖廣石和尚之亂為書將獻  
于朝請徃征之龍山公力止之年十七至江西成  
婚于外舅養和諸公官舍明年還廣信謁一齋婁  
先生異其質語以所當學而又期以聖人為可學  
而至遂深契之領弘治壬子年鄉薦已未登進士  
觀政工部與太原喬宇廣信汪俊河南李夢陽何  
景明姑蘇顧璘徐禎卿山東邊貢諸公以才名爭  
馳騁學古詩文 欽差督造威寧伯王公墳于河



金書卷三十七 世德紀  
四十一  
間馭役夫以十五之法暇即演八陣圖識者已知  
其有遠志少日嘗夢威寧伯授以寶劍既竣事威  
寧家以金幣為謝辭不受乃出威寧軍中佩劍贈  
之適符其夢受焉時有慧星及鞞虜猖獗上疏論  
邊務因言朝政之失辭極剴切明年授刑部主事  
差往淮甸審囚多所平反復命日事案牘夜歸必  
燃燈讀五經及先秦兩漢書為文字益工龍山公  
恐過勞成疾禁家人不許置燈書室俟龍山公寢  
復燃必至夜分因得嘔血疾養病歸越闕陽明書

院究極仙經秘旨靜坐為長生久視之道久能預  
知其友王思裕等四人欲訪公方出五雲門即命  
僕要于路歷語其故四人驚以為神甲子聘為山  
東鄉試考官至今海內所稱重者皆所取士也改  
兵部武庫司主事明年白沙陳先生高第甘泉湛  
公若水一會而定交共明聖學明年丙寅正德改  
元宦官劉瑾竊國柄作威福差官校至南京拏給  
事中戴銑等下獄公上疏乞宥之瑾怒矯詔廷  
杖五十斃而復甦謫貴州龍場驛丞瑾怒未釋公



行至錢塘度或不免乃托為投江潛入武夷山中  
決意遠遯夜至一山庵投宿不納行半里許見一  
古廟遂據香案卧黎明道士特往視之方熟睡乃  
推醒曰此虎狼穴也何得無恙因詰公出處公乃  
吐實道士曰如公所志將來必有赤族之禍公問  
何以至此道士曰公既有名朝野若果由此匿跡  
將來之徒假名以鼓舞人心 朝廷尋究汝家豈  
不致赤族之禍公深然其言嘗有詩云海上曾為  
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遂由武夷至廣信沂彭

蠡歷沅湘至龍場始至無屋可居爰于叢棘間遷  
于東峰就石穴而居夷俗于中土人至必蠱殺之  
及卜公于蠱神不協于是日來親附以所居陰濕  
乃相與伐木為何陋軒君子亭賓陽堂玩易窩以  
居之三僕歷險冒瘴皆病公日夕躬為湯糜調護  
之瑾欲害公之意未已公於一切得失榮辱皆能  
超脫惟生死一念尚不能遣于心乃為石廓自誓  
曰吾今惟俟死而已他復何計日夜端居默坐澄  
心精慮以求諸靜一之中一夕忽大悟踴躍若狂



全書卷三十七 世德紀 四  
者以所記憶五經之言證之一一相契獨與晦庵  
註疏若相抵牾恒往來於心因著五經臆說時元  
山席公官貴陽聞其言論謂為聖學復睹公因取  
朱子大全閱之見其晚年論議自知其所學之非  
至有誑已誑人之說曰晦翁亦已自悔矣日與學  
者講究體察愈益精明而從游者衆時思州守遣  
人至龍場稍侮慢公諸役夫咸憤惋輒相與毆辱  
之守大怒曰憲副毛公科令公請謝且喻以禍福  
公致書于守遂釋然愈敬重公安宣慰聞公名使

人餽米肉給使令辭不受既又重以金帛鞍馬復  
固辭不受及議減驛事則力折之且申說 朝廷  
威信令甲其議遂寢已而僮曾有阿賈阿札者標  
掠為地方患公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操切所部  
民賴以寧庚午陞廬陵知縣比至稽 國初舊制  
慎選里正三老委以詞訟公坐視其成囹圄清虛  
是歲冬以朝 覲入京調南京刑部主事館于大  
興隆寺予時為後軍都事少嘗有志聖學求之紫  
陽濂洛象山之書日事靜坐雖與公有通家之舊



實未嘗深知其學執友柴墟儲公巵與予書曰近日士夫如王君伯安趨向正造詣深不專文字之學足下肯出與之游麗澤之益未必不多予因而慕公即夕趨見適湛公共坐室中公出與語喜曰此學久絕予何所聞而遽至此也予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公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即問曾識湛原明否來日請會以訂我三人終身共學之盟明日公令人邀予至公館中會湛公共拜而盟又數日湛公與予語欲謀白巖喬公轉告冢宰邃庵

揚公留公址曹揚公乃擢公為吏部驗封主事予三人者自職事之外稍暇必會講飲食啓居日必共之各相砥勵未幾陞文選員外郎陞考功郎中而學益不懈士大夫之有志者皆相率從游如此二年而湛公使安南予與公又居一年壬申冬予以疾告歸公為文及詩送予且托予結廬天台鴈蕩之間而共老焉湛公又欲買地蕭山湘湖之間結廬與予三人共之明年癸酉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從游者日益衆甲戌陞南京鴻臚寺卿始專以



良知之旨訓學者乙亥 朝廷舉考察之典為䟽  
自劾力乞休致以踐前言不允八月又上䟽力以  
疾甚乞養病又不允明年丙子十月陞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撫鎮南贛汀漳等處先是南贛撫鎮屢  
用非人山谷兇民初為攘竊漸至劫掠州縣肆無  
忌憚遠近視效凡在虔楚閩廣接壤山谷無非賊  
巢小大有司束手無策皆謂終不可除兵部尚書  
王公瓊獨知公特薦而用之又懇䟽以辭亦不允  
督旨益嚴公遂受 命既至南贛先嚴戰禦之法

時龍南賊二千餘突至信豐又糾合廣東龍川洩  
頭諸賊酋分隊以進勢甚猖獗公於未戰之先令  
兵備官調兵斷賊歸路又委官統領前後夾擊又  
曰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又令乘險設伏厚集  
以待及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進無所獲  
退無所據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一違節制以軍法  
從事先時在官吏書門皂及在門軍民陰陽占卜  
皆與賊通日在官府左右訶覘不惟言出于口賊  
必先知凡意向顏色之間賊亦知之公知其然在



此則示以彼在彼則示以此每令陰陽擇日日者  
占卜或已吉而不用或欲用而中止每勵兵蓐食  
令俟期而發兵竟不出賊各依險自固四路設伏  
公潛令三省兵備官各率兵從徑道與賊交鋒前  
後大戰數合擒斬首俘獲無算餘黨奔聚象湖山  
拒守諭令佯言犒軍退師俟秋再舉密探虛實乘  
賊懈弛以護送廣東布政使邵蕡爲名選精兵一  
千五百當先重兵四千二百繼後夜半自率數十  
騎至密招前軍來令分三路各衝枚直趨象湖山

搗其巢穴我兵奪據隘口賊猶不知賊雖失險其  
間驍悍猶能凌絕谷超距如飛復據上層峻險四  
面飛打滾木礮石以死拒敵我兵奮勇鏖戰自辰  
至午三省所發奇兵復從間道鼓噪突登始驚潰  
大敗我兵乘勝追殺擒斬俘獲無算墜崖壑而死  
者不可勝計餘黨復入流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  
勢明日復戰賊又不利遂入廣東界上黃蠟樟溪  
大山賊酋詹師富等恃居可塘洞山寨聚糧守險  
勢甚強固公命分兵五路攻擊與賊連戰令知府



鍾湘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處擒斬俘獲益多其  
脇從餘黨悉願攜家以聽撫安公委官招撫復業  
者四千餘人又令僉事顧應祥等委官統領軍兵  
會同福建尅期進剿揚言班師出其不意從牛皮  
石嶺脚等處分爲三哨鼓噪並進賊膽顧不暇望  
風瓦解攻破古村柘林白土村赤石巖等巢直搗  
箭灌及攻破水竹大重玩苦宅溪苦宅溪清泉溪  
曰羅南山等巢直搗洋竹洞三角湖等處前後大  
戰十餘俘獲四千人有奇牛馬貨物無算嘗上疏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因請 勅便宜行事及請令  
旗令牌不報及是大庾南康上猶三縣輦賊虜掠  
居民廣東泃頭等處強池大鬢等三千餘徒突圍  
南康縣殺損官兵與湖廣桂陽廣東樂昌等巢相  
聯盤據流劫三省時兵備等官請調三省狼達等  
兵與官兵夾剿又上疏論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  
輸之苦重困於民仍請便宜行事期于成功不限  
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勸事無掣肘  
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日剪月削可使漸盡復



請添設清平縣治通塩法以足兵食會湖廣巡撫  
 都御史秦公金奏請夾剿䟽下復上䟽議處兵糧  
 事宜六月召知府李敷縣丞舒富等密授方畧領  
 兵分剿生擒賊酋陳曰能等搗其巢俘獲賊黨無  
 算又上䟽論三省交剿方畧先是屢請 勅便宜  
 行事衆皆笑公為迂惟尚書王公慨然曰 朝廷  
 此等權柄不與此等人用又與誰用我必與之故  
 因公䟽覆議奉 旨改公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  
 務 賜勅書及前所請旗牌便宜行事廷議以公

前攻破長富村象湖山可塘洞諸處擒斬首從賊  
 級數多降 勅獎勵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  
 二表裏時汀漳左溪賊酋藍天鳳與贛南上新穩  
 下等洞賊酋雷鳴聰高文輝等相結盤據千里茶  
 毒三省公與諸從事議曰諸巢為患雖同事勢各  
 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為賊之咽喉而橫水  
 左溪諸巢為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  
 巢為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為之羽翼今不先去  
 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



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我出其不意進  
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  
勢如破竹矣議既決命指揮郝文帥兵千餘自大  
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帥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  
入知府季敦帥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  
富帥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親帥兵千餘自南  
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水與諸軍會命副使楊璋  
叅議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是  
月初七日各哨齊發初十日進兵至坪會間諜訶

知各險隘皆設滾木礮石公度此時賊已據險勢  
未可近乃自率兵乘夜遂進未至賊巢三十里止  
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堠示以久屯之形復遣  
官分帥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  
齎銳砲鈎鎌使由間道攀崖壁而上分列遠近極  
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紮茅為數千竈度我兵  
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黎明公進兵至十  
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  
烟焰四起我兵復呼哨分逼銳箭齊發賊皆驚潰



失措以為官兵盡破其巢遂棄險退走公預遣千戶陳偉高睿分帥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燹其衮木礪石我兵乘勝驟進指揮謝景馬廷瑞兵由間道先入悉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橫水既破遂乘勝進攻左溪擒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什物不可勝算會霧雨連日公令休兵犒勞是月二十七日官兵乘勝進攻桶岡公復議桶岡天險四山壁立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覩日月因詢訪鄉導賊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蘿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皆假棧梯壑黃懸絕壁而上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令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不從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縱所獲桶岡賊鍾景縉入賊營期以翼日早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恐集衆會議又遣縣丞舒富帥數百人屯鎖匙龍促使出降遣知府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戩入葫蘿洞皆于是月晦日

匙龍葫蘿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皆假棧梯壑黃懸絕壁而上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令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不從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縱所獲桶岡賊鍾景縉入賊營期以翼日早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恐集衆會議又遣縣丞舒富帥數百人屯鎖匙龍促使出降遣知府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戩入葫蘿洞皆于是月晦日



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明早冒雨疾登賊  
酋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  
愕散亂猶驅其男婦千餘人據內隘絕險隔水為  
陣以拒我兵渡水前擊復分部左右夾攻賊不能  
支且戰且却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賊乃敗走  
桶岡諸巢悉平親行相視形勢據險之隘議以其  
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徭斷其往來之路又進  
兵攻穩下朱坑等巢悉平又以湖廣二省之兵方  
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雖保

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諸隘餘兵令回近  
縣休息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驅卒不過萬  
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  
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又疏請三縣適中  
之處立崇義縣移置小溪驛于大庾縣城內使督  
兵防遏湫頭賊酋池大鬚等聞橫水諸巢皆破始  
懼加兵乃遣其弟池仲安等率老弱二百餘徒赴  
軍門投降隨衆立效意在緩兵因窺虛實乘間內  
應公逆知其謀乃陽許之及進攻桶岡使領其衆



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十一月池大鬚等聞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公使人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為之防非虞官兵也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等擅兵仇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伐木開道將回兵湫頭取道徃征之賊聞之且喜且懼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為池大鬚所脇而三人者獨深忌之乃來告變云池大鬚僭號設官及以偽授盧珂等

金龍霸王官爵印信來首公先已諜知其事乃復陽怒不信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諭其意珂遂遣人歸集其衆待時而發又使人徃諭池大鬚且密購其所親信頭目二十人陰說之同部下百八十人使自來投訴還贛乃張樂大亨將士下令城中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賊衆皆喜遂弛其備池大鬚等乃謂其衆曰若要伸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徃勘破率其麾下四十人自詣贛公使人探知池大鬚已就道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候



報而發又使人督集盧珂等兵俱至今所屬官寮  
以次設羊酒日犒池大鬢等以緩其歸會正旦之  
明日復設犒于庭先伏甲士引池大鬢入并其黨  
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實于獄斬之  
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入巢諸哨兵皆  
從各徑道以入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令水直  
搗下泐大巢與各哨兵會于三泐先是賊徒得池  
大鬢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  
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分投出禦悉其精

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于龍子嶺我兵聚為  
三衝犄角而前大戰良久賊敗復奮擊數十合遂  
克上中下三泐各哨官兵遙聞三泐大巢已破皆  
奮勇齊進各賊潰敗遂進攻九連山于是選精銳  
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  
賊所據岨下澗道而過賊以為各巢敗散之黨皆  
從岨下招呼我兵亦佯應之賊疑不敢擊已度險  
遂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為我兵併勢衝敵我兵  
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公度其必潰預令各



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潛遯邀擊而悉俘之  
前後擒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噐仗什物不  
可勝計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人及遠近村寨一  
時為賊所驅從惡未久者勢窮計迫聚于九連谷  
口呼號痛哭誠心投降遣邢珣實量加責治籍  
其名數悉安插於白沙相視險易經理立縣設隘  
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贛人皆戴香  
遮道而迎為立生祠又家肖其像而歲時祭禱上  
疏乞休致不允又以龍川諸處係山林險阻之所

盜賊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閩餘之  
地政教不及人迹罕到其間接連閩廣反覆賊巢  
動以百數據而守之真足控諸賊之往來杜奸宄  
之潛匿遂疏請于和平地方建設和平縣治以扼  
其要害又以大賊酋龔福全高仲仁李斌吳玠等  
邀路劫殺軍民政掠郡縣命三省將官剿平上三  
省夾剿捷音疏 朝廷論功行賞陞右副都御史  
蔭子一人錦衣衛世襲百戶寫勅獎勵懇疏辭免  
乞原職致仕 溫旨慰留因奏平定廣東韶州府



樂昌縣等賊捷音查例加陞子本衛世襲副千戶  
在贛雖軍旅擾擾四方從游日衆而講學不廢褒  
崇象山陸子之後以扶正學贛人初與賊通俗多  
鄙野為立保甲十家牌法於是作業出入皆有紀  
又行鄉約教勸禮讓又親書教誡四章使之家諭  
戶曉而贛俗丕變贛人多為良善而問學君子亦  
多矣十四年正月再疏乞放歸田里當路忌公欲  
從其請王公瓊逆知宸濠必將為變一日召其屬  
主事應典曰我寘王某于江西與之便宜行事者

不但為溪洞諸賊而已或有他變若無便宜行事  
勅書旗牌將何施用時福建有軍人進貢等之變  
王公曰此小事不足煩王某但假此以牽便宜勅  
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爾可為我做一題稿來看  
稿成具題降勅與公曰福州三衛軍人進貢等  
協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  
叅奏定奪時濠陰謀不軌亦已有年一日令安福  
舉人劉養正往說公云寧王尊師重道有湯武之  
資欲從公講明正學公咲曰殿下能舍去王爵否



既而令門人冀元亨先往與濠講學以探其誠否  
元亨與語矛盾濠怒遣還密使人殺于途不果公  
以六月初九日自贛往福建勘事十五日至豐城  
縣界典史鄞人報濠反狀繼而知縣顧必具言之  
公度單旅倉卒兵力未集難即勤王亟欲溯流趨  
吉安南風方盛舟人聞宸濠發千餘人來劫公畏  
不敢發乃以逆流無風爲辭公密禱于舟中誓死  
報國無何北風大作舟人猶不肯行拔劍馘其耳  
遂發舟薄暮度勢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唱

麾下一人服已冠服在舟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  
在欲殺其代者一人曰何益遂捨之故追不及是  
夜至臨江知府戴德孺喜甚留公入城調度曰臨  
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  
吉安為宜又以三策籌之曰濠若出上策直趨京  
師出其不意則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南都  
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則  
勤王之事尚易為也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為間  
諜假奉朝廷密旨先知寧府將反行令兩廣湖



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  
伏要害地方以俟寧府兵至襲殺復取優人數輩  
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  
日期將公文各縫置裕衣絮中將發間又捕捉偽  
大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公即佯怒牽  
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邏獲優  
人果於裕衣絮中搜得公文遂疑不發十八日至  
吉安知府伍文定甚喜軍民皆遮道呼號公入城  
撫慰兩上疏告變請 命將征討以解東南倒懸

奏至王公瓊揚言於 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擒  
之不久當有捷報至但 朝廷不命將出師則無  
以壯其軍威時濠畜養死士二萬招誘四方盜賊  
渠魁亦萬數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協從  
之人又六七萬虐焰張熾公以百數從卒退保吉  
安遙為牽制之旨遠近軍民劫于濠積威道路以  
目莫敢出聲公率知府伍文定戴德孺邢珣徐璉  
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會計應解  
留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公差回任



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鄉官致仕右副  
都御史王懋忠養病編脩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  
羅僑丁憂御史張鰲山赴部調用僉事劉藍依親  
進士郭持平致仕副使劉遜叅政黃繡閒住知府  
劉昭等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福調度已定移檄  
遠近宣布 朝廷仁德暴濠罪惡濠始覺為公所  
欺亟欲引兵而出公謂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  
計之得也始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後  
尾而啗之先復省城以搗其巢穴彼聞必回兵來

援我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濠果使人  
探公未出先發兵出次南康九江自居省城以禦  
公七月初二日濠又使人探公兵果不出乃留兵  
萬餘屬其腹心 宗室及儀賓內官并僞都督都  
指揮等官使守省城自引兵向安慶公知其出遂  
急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于臨江樟樹鎮  
身督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  
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  
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



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太和知縣  
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兵  
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伍文定攻廣  
潤門邢珣攻順化門徐璉攻惠民門戴德孺攻永  
和門胡堯元童琦攻章江門李美攻德勝門都指  
揮余恩攻進賢門談儲王暉李楫王天與王冕等  
各以其兵乘七門之釁從旁夾擊以佐其勢又探  
得濠伏兵千餘于新舊墳厰以備省城之援乃遣  
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間道夜

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登市汙誓師且申布  
朝廷之威再暴濠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  
登城三鼓不克誅其伍四鼓不克斬其將誓已莫  
不切齒痛心踴躍激奮薄暮徐燧二十日黎明各  
至信地城中為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砲石弩機毒  
之械無不畢具及我兵已破新舊墳厰敗潰之卒  
皆奔告城中城中聞我師四面驟集莫不震駭我  
師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倒戈而奔遂破擒其  
居守宜春王拱櫛及偽太監萬銳等千餘入宮春



縱火自焚延燒居民房屋公令各官分道抹火撫  
定居民釋其脇從封其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門  
印信九十六顆其脇從布政使胡廉叅政劉斐叅  
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皆自  
上江西捷音疏仍分兵四路追躡是時濠攻安慶  
未下親自督兵運土填塹期在必克及聞我兵至  
豐城大恐即欲回舟李士實阻勸以爲必須徑往  
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濠不應次日遂解安  
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歸援先是兵至豐城

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公以九江南康  
皆以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  
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鬪安  
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于湖中南昌之兵  
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而四方之  
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  
中必已震懾因而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  
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本根勢必歸救則安慶之圍  
可解濠亦可以坐擒果如公料及議所以禦之之



策衆謂宜歛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方援兵公獨謂宜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矣是日撫州知府陳槐引兵亦至公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共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濠亦先使精悍千餘人從間道欲出公不意攻收省城偶遇于某處遂交戰我兵失利報至公怒甚欲以軍法斬取伍文定邢珣戴德孺徐璉等首乃自帥兵親戰或以敵鋒方交若即斬其首

兵無統領而亂俟各奮勵以晷後效明日各帥兵奮死以戰大敗之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賊兵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暉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領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為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出給告示凡協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



傳布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公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止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伍文定余恩督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勢夾攻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為遂大潰奔走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

落水死者以萬數賊勢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衆稍遁散濠震懼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銀百兩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至公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



少却死者數十人公急令人斬取先却者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兵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公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標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群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

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李士實劉養正元帥叅贊尚書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叅政程果布政使梁辰都指揮郝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噐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公復



遣官分路追剿毋令逸入他境為患二十七日及之于樵舍大破之於吳城又破之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濠既擒衆執見公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所有請降為庶民可乎對曰有國法在遂令送至囚所公既擒濠欲令人獻俘慮有餘黨沿途竊發欲親解赴闕因在吉安上疏乞

命將出師

朝廷差安邊伯許泰為總督軍務充

總兵官平虜伯江彬為提督等官左都督劉翬為總兵官太監張忠為提督軍務張永為提督贊畫

機密軍務并體勘濠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宮眷等事太監魏彬為提督等官兵部侍郎王憲為督理糧餉往江西征討至中途聞捷報計欲奪功乃密請上親征上遂自稱為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往江西親征廷臣力諫不聽有被杖而死者江彬許泰劉翬張忠張永魏彬等先領兵由大江至入居城中人馬填溢衢巷至不可行乃倡言誣公始同濠謀反因見天兵猝臨征討始擒濠以脫罪欲并擒公為



已功公于官軍慰勞有加病者為之醫藥死者為之棺斂間自行撫衆心皆悅初見彬輩皆設席于傍令公坐公乃佯為不知遂坐上席轉傍席于下以坐彬輩彬輩啣之出語誚公公以常行交際事體諭之左右皆為公解遂無言公非爭一坐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聽彼而不可為矣又欲置濠湖中待 駕至列陣擒之然後奏凱論功公竟發南昌數遣人追至廣信不聽戴星趨玉山度草萍上疏力止以為濠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

亡探輦轂之動靜日無停迹廣置奸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奸黨為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 闕下式昭天討欲付部下各官押解恐舊所潛布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有餘憾况平賊獻俘固 國家常典亦臣子職分臣謹于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濠并宮眷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 闕行至廣信聞報疏上不聽既抵抗謂張永曰西民久遭濠毒經大亂



繼旱災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為亂奸黨群應土崩之勢成矣然後興兵平之不已難乎永深然之徐曰吾此出為君側羣小欲調護而默輔之非掩功也但將順天意猶可挽回萬一苟逆之徒激羣小之怒何救于大事公始深信以濠付之復上捷音以為宸濠不軌之謀已踰一紀今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畧所致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稱病淨慈寺張永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為

國之忠之功及彬等欲加害之意既而彬等果誣公無君欲叛上不信又言此既不信試召之必不來則可知其無君矣上乃召公公即奔南京龍江關將進見忠等皆失意又從中阻之使不見公乃以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永聞知又力言于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衆欲爭功欲弁棄其官入山修道由是上益信公之忠公復還江西視事西人皆家肖公像歲時報祀猶夫贛焉十五年閏八月四乞省墓節奉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



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  
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剿殺氣節可嘉已有  
旨着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  
待賊平之日來說故復領巡撫事江西兵殘之餘  
宗室人民凋敝之甚官府衙門居民房屋燒毀殆  
盡公為之賑恤綏勞撫定奏免租稅又將城中沒  
官房屋及濠違制宮室與革毀一應衙門皆修改  
為公解濠占奪民間田地山塘房屋遵奉 詔書  
給還原主管業其餘照依時估變賣價銀入官先

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軍折銀糧米及王  
府祿米餘羨收貯布政司用備緩急是年 月  
上晏駕 今上皇帝登極特降璽書曰爾昔能剿  
平亂賊安靖地方 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勅  
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於二十日公馳驛起  
程為輔臣所忌潛諷科道建言以為 朝廷新政  
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行至中途  
而返道經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 制曰可陞  
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又具疏辭免慰 旨益



勤本年十二月內該部題為捷音事議封公伯爵  
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賜勅遣官獎勞慰諭錫  
以銀幣犒以羊酒乃封公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  
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無南京兵部  
尚書叅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  
追封累疏辭免欲 朝廷普恩賞于報効諸臣又  
極言舉人冀元亨因說宸濠反為奸黨構陷獄中  
以忠受禍為賊報仇抱冤齎恨願盡削已官移報  
元亨以贖此痛先是元亨在獄又為移咨六部申

理其冤及元亨死又為移文湖廣兩司優恤其家  
屬元年丁父海日翁憂四方來游其門益衆科道  
官迎當路意以偽學舉劾服闋輔臣忌公才高望  
重六載不召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荐禮部尚書席  
公書為疏特荐公及石淙楊公曰生在臣前見一  
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見一人曰王守仁皆不報  
丁亥田州土知府岑猛之亂提督都御史姚鏌不  
克成功張公孚敬拉桂公萼同荐桂公不得已勉  
從荐公得俞 旨兵部奉 欽依差官持檄授公



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鏌勘處彼中事情上疏  
辭免舉尚書胡世寧李承勛自代不允 上與楊  
公一清曰若姚鏌不去王守仁決不肯來遂令鏌  
致仕又降 旨督趨赴任 旨云卿識敏才高忠  
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舒  
朕南顧之懷姚鏌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  
諸司調度軍馬撫剿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  
諉以負朕望還差官舖馬裏賚文前去敦取赴任  
行事該部知道予時為光祿寺少卿具疏論江西

軍功及薦公才德勘任輔弼 上喜親書御劄并  
疏付內閣議楊公一清忌公入閣與之同列乃與  
張公孚敬具揭帖對曰王守仁才固可用但好服  
古衣冠喜談新學人頗以此異之不宜入閣但可  
用為兵部尚書桂公知遂大怒詈予潛進揭帖毀  
公 上意遂止公遂扶病蒞任沿途涉歷訪諸士  
夫詢諸行旅皆云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  
以為亂者皆當事諸人不能推誠撫安以致之上  
疏謝恩極言致亂之由平復之策十二月楊公一



清與桂公萼謀恐事完回京復命見 上予與張公又薦之 上必留用又題命公兼理巡撫奉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勅與他咨到又力疏辭免舉致仕都御史伍文定刑部左侍郎梁才自代不允建議大約以為進兵行剿之患十罷兵行撫之善十與夫二幸四毀之弊時布政使林富紀功御史石金皆以為然至南寧府乃下令盡徹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

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思田二府目民盧蘇王受等聞公來知無必殺之心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公至之不速既至又見防守之兵盡撤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先赴軍門訴告公諭以 朝廷威信及開示更生之路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投見號哀控訴公復諭以 朝廷恩德下蘇受于軍門各杖一百衆皆合辭扣首為之請命乃解其縛曰今日宥爾一死者是 朝廷好



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公隨至其營撫定餘衆莫不感泣歡呼感恩誓以死報殺賊立功以贖前罪公復諭以 朝廷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室家及時耕種脩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剷除待爾等家事稍定徐當調發於是又皆感泣歡呼遂委布政林富總兵官張祐分投安插督令各歸復業既而上疏處

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宜仍立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則又備歷田州思恩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以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長目率皆以爲善又詢諸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反覆其辭更互其說請田州仍立岑氏後爲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又以田州既設流官宜更其府名



爲田寧蓋取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  
至于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不必復有土官之設  
矣又按視斷滕峽諸處徭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  
花相諸洞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犄  
角結聚憑險流劫郡縣檄叅將張經會同守巡各  
官集議于是命潯州衛指揮馬文瑞永順統兵宣  
慰彭明輔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辰州  
等衛指揮彭飛等分兵布哨以永順土兵進剿牛  
腸等賊巢保靖土兵進剿六寺等賊巢先是賊酋

訶知公住劄南寧寂無征勦消息又不見調兵集  
糧遂皆怠弛不以為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  
倉惶失措擒斬賊酋及黨與頗多餘賊退敗復據  
仙女大山我兵追圍拔大緣崖仰攻復大破之乘  
勝攻破油磑石壁大陂等巢餘賊奔至斷藤峽橫  
石江邊我兵追急爭渡溺死者無算斬獲首從俘  
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不可勝計還兵潯州府住  
劄復進剿仙臺諸賊巢諸軍吏各率永順保靖壯  
兵爭先陷陣賊又大敗奔入永安邊界立山將險



結寨乃摘調指揮王良輔并目兵彭愷等分路並進四面仰攻賊敗散命林富張祐分投密調各目兵盧蘇王受等分道進剿前後生擒斬獲并俘獲男婦頭畜器械殆盡以八寨之地據其要害欲移設衛所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迭相引帶親臨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蓋南丹衛僻在廣西極邊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於是移築於周安堡當八寨之中以阻扼其道路之衝則柳慶諸賊不必征剿皆將効順服化思恩舊在寨城山內

尚歷高山數十餘里令移于荒田地方四野寬衍之處開圖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移鳳化縣治於虞鄉爲立解宇屬之思恩于宣化思龍地方添設流官縣治是皆保治安民之要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以壯威設險仍選取協守諸兵及附近土寨目兵智畧忠勇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令叅將兵備等官時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則賊勢自摧將思田分設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衆所信服者管之節䟽



奏請定奪奉 旨王守仁受命提督軍務蒞任未  
久乃能開誠宣恩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衆  
歸降罷兵息民竒功可加寫敕差行人齎去獎勵  
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布政司買辦羊酒送  
用九月八日行人馮恩賚至廣城是時公已卧病  
月餘扶病䟽謝而病勢日篤猶力憊視事年十五  
歲時夢中嘗得句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  
鬢毛皤莫知其謂至是舟至烏蠻灘舟人指曰此  
伏波廟前灘也公呀然登拜如夢中所見因誦夢

中詩嘆人生行止之不偶云十月初十日復上䟽  
乞骸骨就醫養病因薦林富自代又一月乃班師  
至大庾嶺謂布政使王公大用曰爾知孔明之所  
以付托姜維乎大用遂領兵擁護爲郭匠事廿九  
日至南康縣將屬續家童問何所囑公曰他無所  
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  
爲可恨耳遂逝昇至南安府公館而歛柩經南贛  
雖深山窮谷男女老弱皆縞素匍匐哀迎若喪考  
妣凡所過江西地方行道之人無不流涕者訃至



桂公萼欲因公乞養病䟽叅駁害公令該司匿不  
舉乃叅其擅離職役及處置廣西思田八寨恩威  
倒置又詆其擒濠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先  
此張公孚敬見公所處岑猛諸子及盧蘇王受得  
宜征剿八寨有方奏至甚喜極口稱嘆謂予知人  
之明又述在南京時與言惓惓欲公之意曰我今  
日方知王公之不可及即荐于朝取來作輔共  
成天下之治桂公楊公聞之皆不樂乃嗾錦衣衛  
都指揮聶能遷誣奏公用金銀百萬托余送與張

公故荐公于兩廣余䟽辯其誣奉旨黃綰學行  
才識衆所共知王守仁功高望隆輿論推重聶能  
遷這厮捏詞妄奏傷害正類都察院便照前旨  
嚴加審問務要追究與他代做奏詞并幫助奸惡  
人犯來說黃綰安心供職不必引嫌辭避下能遷  
于獄杖之死時予為詹事桂公楊公計欲害公恐  
予在朝適南禮侍缺即推予補之明年春上  
將出郊桂公密具揭帖奏云云上遂允命多官  
會議削公世襲伯爵并朝廷常行卹典贈謚至



今人以為恨公生而天資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少  
喜任俠長好詞章仙釋既而以斯道為己任以聖  
人為必可學而至實心改過以去己之疵奮不顧  
身以當天下之難上欲以其學輔吾君下以其學  
淑吾民惓惓欲人同歸于善欲以仁覆天下蒼生  
人有宿怨深讐皆置不較雖處富貴常有烟霞物  
表之思視棄千金猶如土芥藜藿珍鼎錦衣緼袍  
大厦窮廬視之如一真所謂天生豪傑挺然特立  
于世求之近古誠所未有者也配諸氏叅議養和

公諱某女不育撫養族子曰正憲諸氏卒繼張氏  
舉一子正億適予女僅二週而公卒遂鞠于予以  
恩廕授國子生孫男 曰承勳承學 孫

女五所著有陽明集居夷集撫夷節畧五經臆說  
大學古本旁註及門人所記傳習錄所纂則言誦  
而習者可知其造詣矣濠之變蓋非一日其烝淫  
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剥害細民招亡納叛誘  
致劇賊召募四方驍勇力能拔樹排闥者萬有餘  
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賚金銀數百萬造奇巧器



玩賄結內外大小臣僚至有奏保其仁孝者有復其護衛者有備其官僚者有爲潛布腹心於各鎮及畿內各要地復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起事之日號稱一十八萬從之東下者實八九萬非公忠義智勇誓不與賊俱生奚旬月之間遂得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成宗社無疆之休哉不特此也南贛等處賊巢蟠居三省積數十年如池大鬢之儔皆勇力機智絕人者非先計除之則宸濠一呼風從烏合其為天下禍當何如也

且八寨爲害積幾百年思田擾攘亦既數年一旦除而安之文武並用處置經畫皆久遠之圖惜當路忌之既深而南北言臣又皆承望風旨反肆彈劾雖平日雅好公者方公成功時亦心害其能考察之歲承輔臣意有功如邢珣徐璉陳槐謝源等皆黜之則國典之所以議功議能者安在哉子以女許公之子蓋憫其孤而撫之汪公鉉因子諍張公大同之征當別其善惡不當玉石俱焚張公怒汪迎其意劾予回護屬官鄒守益難居大臣調



予邊方叅政賴 聖明復職汪又為疏論公偽學  
及指予皆為黨邪不忠予又為疏明諍大同之心  
又明公學術之忠國及予所以憫子許婚携撫皆  
非得已䟽上亦賴 聖明拔之窻窞因察公與守  
益之無辜於乎公既困屈沒齒尚尤不免則公與  
予平生所期何如而皆僅止此者豈非天與命也  
悲夫子正憲正億將以是年仲冬十一日奉公柩  
葬於洪溪之高村為次其世行功爵及所以致謗  
者乞銘于宗工幸憐而屬筆焉以備他日太史氏

之擇謹狀

祭文

親友祭文

石潭汪俊 禮部尚書

惟公豪傑之才經綸之業習坎心亨窮標峻揭勳  
名既懋德譽亦隆陽明之稱走卒兒童維吾兄弟  
投分最早坐或達旦何幽不討忽謫萬里執手贈  
言誓將結茅待子雲煙公茲東來曰予無樂樂見  
故人來踐舊約旗旄央央流水瀰瀰公私皇皇或



卧或起乃重訂約其待予歸歸將從容山遨水嬉  
公既奏凱吾治吾館忽聞訃音乃以喪返嗚呼公  
有大勞 國史輝煌公有心學傳者四方公何以  
沒吾何以傷交情未竟公進此觴嗚呼哀哉

北原熊浹

吏部尚書  
南昌人

於乎公有安危 朝廷重輕公有進退世道升降  
公有存亡聖學晦明公之生也士如寐覺民如醉  
醒吏振循良之化將知仁義之兵寇賊奸宄逆節  
不敢以復萌譬如祥麟威鳳一見於海嶽群鳥百

獸率快覩以飛鳴公之死也士迷嚮往民壞長城  
吏肆貪殘之虐將無紀律之馮不逞餘孽四方嘯  
聚而橫行譬如山崩梁折物害民殃徒奔走而無  
寧在昔江藩不軌荷義舉兵談笑而清今幾何年  
元惡大憝已湮沒而無形曠恩厚德尚爾如生方  
公之歸也幸其鱣堂載啓木鐸揚聲斯文未喪庶  
幾有興其再出也意其入秉鈞衡輔成 聖德豈  
期伏鉞不得一日立乎 朝廷脩然長逝豈厭世  
濁之不可櫻抑天不憖遺俾我民之失典刑雖然



可盡者公五十七年之身其不可盡者與天地相  
為終始之令名豫章為公過化之地浹等遙瞻靈  
襯匍匐往迎豈無昭假以慰微誠此又不得以天  
下哀而奪吾黨私公之情嗚呼哀哉

誠齋汪鉉

兵部尚書

惟公擅華國之文奮匡君之節懷希聖之心彰  
伐叛之烈一代之英萬夫之傑追韓范以驅馳兼  
朱程而教設夫何梁木忽傾台星俄折章水咽而  
不流楚雲愁而四結豈物理之乘除有數抑造化

之無常者不可以臆決鉉叨繼公後亦惟遵公之  
轍辱公深知大懼累公之哲不敢以公所不屑者  
而自屑也旅襯搖搖瀉椒漿以薦潔陳詞未竟自  
貽無窮之咽

胡東臯

四川廉使

嗚呼哀哉公其可死乎母太夫人孰為之養孳孳  
遺孤孰為之撫而成之乎其大者聖明堯舜方  
倚公為臯夔四方未甚迪亂正倚公神武之功以  
鎮定之而公其忍死乎又其大者聖學不明幾千



百年於茲賴公良知之學以昭揭之雖其妙契獨  
得亦天之有意於斯世斯人故屬公以先知先覺  
之責公之門人滿天下固不無如顏如閔如參如  
賜者出於其間足以繼往開來永公之傳於不朽  
然公不及親見其道之大明大行於天下公其忍  
死矣乎嗚呼哀哉雖然功在社稷道在人心文章  
在遺書毋老子幼而有二仲之賢為可恃且死  
王事公復何憾予又安得戚戚於生死之間乎獨  
相去萬里不得執手永訣親視含禭為可恨耳茲

以兵事就道臨風一奠以寄吾哀而萬一之私曷  
其有涯也邪

徐璽

嗚呼先生有汲長孺之直而辭不至於戇有張晉  
公之忠而謀不至於踈有朱晦菴陸象山之讀書  
窮理穎悟直截而存心致知不至於偏廢方其夷  
江左之大難也浩然歸志自謂得所欲矣及聞百  
粵之亂也應召而起履險若夷功以時建大彰  
德威中道而殞輿襯以歸嗚呼先生而止於斯耶



吾子曰愛受教門下先生愛重匪特親故先十年而卒先生哭之慟孰謂吾今之哭先生猶先生之哭吾子也嗚呼痛哉壽夭也生順死安吾豈為先生憾然 朝廷失重臣斯文失宗主幼子失所怙嗚呼痛哉敬陳薄奠聊寄痛哀魂兮耿耿鑒茲永懷

儲良材 巡按御史

嗚呼先生勲業文章聲光榮遇夫人能知之亦能道之夫復何言客歲云暮柩臨南浦良材等載奠載奔小大莫處想其道玉山歷草萍東望會稽先生故里也搖搖旅魂庶其寧止嗚呼異土之殞數也首丘之敦仁也數以任其適然仁以歸於至當君子也尚何言哉

儲良材

嗚呼濂洛云逝斯道攸印公啓絕學允協于中鑰蔽發蒙我知孔良允文允武綏我四方四方既同公歸江東童冠二三春風融融岑冠匪茹跳梁三紀維公來止載橐弓矢南夷底績公既彌留人百



其哀况我同儔小人靡忮君子曷宗羞我黃流為  
天下慟嗚呼哀哉

王堯封右副都御史

嗚呼先生以純粹之資剛毅之氣通達之才雄渾  
之文心得之學今焉已哉方其抗逆豎也而奸黨  
息殲叛宗也而天下安化狴犴也而邊夷格帝  
念厥勲爵位載錫聲光洋洋簪纓奕奕今焉已哉  
方今聖明在上勵精唐虞之治天奚奪之速而  
顧不憖遺以共弼厥成耶嗚呼天宇茫茫至難謀

也寒螿唧唧於月砌鸞鳳淪沒於岑丘蕙蘭靡靡  
於蔓草蒼蒨蕃盛於道周慨物運之不齊於天道  
乎奚尤於乎先生其已焉哉堯封等竟陳詞兮酌  
醴靈彷彿兮淹留

王暉

嗚呼先生排奸觸忌忠則烈矣蒙難考貞節則甘  
矣戡亂靖戎功則懋矣修辭立教文則崇矣撫謙  
下士德則允矣明誠合一道則章矣忠足以名世  
而孤忠諛歛弄之黨節足以名世而奪循資固寵



金書卷三十七 世德錄 八十五  
之習功足以名世而基 社稷無疆之休文足以  
名世而洗杜撰鑿空之陋德足以名世而動凌高  
厲空之志道足以名世而破支離偏曲之學然則  
先生之生也雖謂其隨之以存先生之死也孰謂  
其隨之以滅如有作者其不可及已夫嗚呼先生

有司祭文

吉安府知府張漢等

於乎先生弘毅剛大履險涉崎忠孝文武為學者  
師任崇正黜邪之責而功同孟氏合知行動靜之

一而道傳子思問罪與思堂堂豫章之陣而懷來  
安輯正正百粵之旗方南仲奏春風之凱而武侯  
星殞乃龍蛇邁康成之夢而學者與悲六經之迷  
途誰指明堂之梁棟誰支誰作萬里之長城誰窺  
一貫之藩籬豈非天奪 朝廷之楊綰與吾黨之  
濂溪漢等晚生末學敬仰光休矧廬陵望邑為先  
生過化舊邦而流風餘韻為先生之山斗門墻溯  
姚江而源流滾滾瞻五嶺而雲樹蒼蒼計聞螺浦  
悲傷旁皇徒使吾黨德劔道範之望付之於無何



金書卷三十七 世德紀 八十六  
有之鄉有奠椒漿有淚淋浪臨風載拜先生其來  
嘗

南昌府儒學教授廖廷臣等

惟公以心會道倡學東南以義興師討平逆藩  
天子曰都爰錫公爵四方景之泰山喬嶽公方東  
歸江漢龍飛冀公憑翼道與時熙固天下之延頸  
實我公之優為詎意百粵群醜弄兵橫池僉曰平  
之匪公弗宜拜命南征蠻方丕叙經畧彌年委身  
勞瘁連章乞歸公疾乃革天不憖遺斯文之厄嗚

呼公之功業似若未竟公之道德曷繫存亡蓋功  
雖以存而建道不以死而弗彰公無憾矣

玉山知縣呂應陽

嗚呼哀哉銅柱標伏波之勲峴碑墮羊公之淚嗚  
呼哀哉明堂遺棟石之思稽山還英靈之氣嗚呼  
哀哉邊陲罷鎖鑰之防章縫奪著龜之恃殲我哲  
人豈其躬瘁應陽等竊嘗淑公緒論恨未登其庭  
也來吏茲土聞諸異時逆藩拂經丕曰是膺伊豪  
傑之奮義實夫子之先聲不然雖竭西江之水未



全書卷三十七 世德系  
足以洗數年之兵是則公之澤在天下而西人再  
造于公世世德也靈輻何來載疑載驚今也號咷  
昔也懽迎我奠我奔願百其身公乘白雲厥鑒孔  
神而陽耿耿于平日者猶未能盡鳴也

門人祭文

顧應祥應良

嗚呼夫子天其憫俗學之卑陋而生此真儒耶何  
栽培之獨厚也其眷 聖上之中興而生此賢佐  
邪又何遽奪而使之不壽也嗚呼夫子今不可作

矣斯道斯民真不幸矣夫復何言夫復何言尤所  
私痛者妙道精義不可復聞霽月光風不可復見  
矣將使末學俛俛可受而不可傳邪嗚呼哀哉敬  
陳遠奠封寄潺湲盛德大業言莫能名至痛深悲  
辭莫能宣

黃宗明

自道術爲天下裂而人不知其有已忘內逐外誇  
多聞靡搜羅訓詁立世赤幟孔孟既遠濂洛亦逝  
豈無豪傑如草廬氏覺彼暮年精力隨弊金溪之



學爲世大忌惟我夫子丰神凜異少也雄傑出入  
亦幾鬼神通思精識徑詣汎掃支離收功一致哀  
我人斯開關啓閉良知之說直截簡易無俟推求  
無不該具順我良知行罔或悖逆瑾扇惑言官盡  
繫公觸危機從容就理謫官蠻貊艱難罔躡汀贛  
賊起公握兵符獷狡既殄老稚歌呼藩王稱亂海  
內憂虞夫子倡義一鼓獻俘岑氏構禍東南驛騷  
五六年間財耗兵逃公撫循之鞭笞其豪事適機  
宜畏威懷德出其死力裹糧滅賊八寨竒功神武

難名十年命將手提重兵人曰勞止馳驅靡寧先  
生再至寂無軍聲講學其間朝夕靡停運籌決策  
賊以計平出入兩廣瘴癘傷生積成疾疚中道殞  
傾於乎痛哉夫子之教如揭日月人方瞻仰斯文  
遽絕夫子之忠功在社稷身死未幾讒謗交集世  
路險巇人言易訛命也如何憂患寔多其自服膺  
十有餘年奔走畏途舊學就捐孤負教育誰執其  
愆今茲矢心昕日勉旃啓夕跼奠號呼旻天明發  
赴官敢附告焉嗚呼哀哉



魏良器

嗚呼先生遽止於斯邪振千年之絕學發吾人之  
良知靡用志以安排曷思索而議擬自知柔而知  
剛自知顯而知微挽人心於根本洗末學之支離  
真韓子所謂功不在禹下障百川而東之使天假  
先生以年大明此道斯世殆將皞皞而熙熙於乎  
曾謂先生而遽止於斯邪壬癸甲乙之歲坐春風  
於會稽先生攜某於陽明之麓放舟於若耶之溪  
徘徊晨夕以砭其愚而指其迷已而已而今不可

得而復矣嗚呼天果有意於斯道耶何嗇我先生  
之期願天果無意於斯道耶則二三子在焉苟不  
忘先生之教其傳猶或可期洋洋如在之靈尚其  
陰隙而默相之於乎章江之水其流湯湯既羞我  
穀爰薦我觴覩靈輻之既駕愴予衷之皇皇

應典

維公學承千聖之傳道闡諸儒之秘立言垂訓體  
本良知功歸格致修齊治平一言以蔽將刊末學  
之支離訂二教之同異總攝萬殊歸之一致進以



覺夫當時退以淑諸來裔彼忠諫之動 朝廷勲業之銘鼎彝文章之被金石世之君子或以爲難在公則爲餘事耳方奉 命以南征爲朝野之昆倚胡天命之不延乃一朝而云痿典等受教有年卒業無恃慟候江干淚無從止嗚呼公雖已矣神其在天文未墜地庶幾有傳握椒蘭以薦心指江流而誓焉惟遜志以無負庶歆格乎斯筵

樂惠等

嗚呼乾坤孕秀哲人降生睿智間出忠孝天成多

材多藝天縱其能精一之學堯舜是承良知垂教如夢得醒四方風動豪傑奮興雲集魚貫日萃講庭豈其徒學爲 國柱石忠鯁立 朝不避權逆竄逐夷方優游自適世態浮華無能損益玉蘊山輝珠沉光溢宸濠倡亂人心藐藐禍自蕭牆誰敢爲敵惟師威武一鼓褫魄功業既著讒口交棘師乃休休退而自食榮辱毀譽弗留于臆惟道不明心焉則戚與二三子講學是力風月爲朋山水成癖點瑟回琴歌詠其側 天王聖明旂常紀績西



醜陸梁日費千倉凱功未奏 主憂寧忘奉 詔  
徂征應時翱翔既負重委文德丕揚先聲按撫弓  
矢斯張醜類來歸緝緝洋洋曰今已後弗復敢攘  
師乃諭曰兵加不軌不殺投降爾歸 王化我豈  
爾戕歸完爾室幹乃農桑亦有八寨盜賊叢積一  
罹其毒朝不謀夕開國以來屢征弗獲選將用兵  
曾何休息貽禍非小實傷 國脉窺望竊發其機  
已迫師軫民憂不計失得詢謀僉同便宜行策神  
機應變旬日勦賊巢穴既空瘡痍蕩滌招撫流移

復其田宅長慮永圖扶病區畫相彼夷方隨俗因  
革爰立土官分地授職犬牙相制世守疆域保甲  
既嚴部伍既飭統于流官庶無間隙爰修文教俾  
肄儒籍變化夷族實爲美則似茲哲人邦其有光  
蒼生父母後學梯航宜應福祉享壽無疆胡天不  
憫俾沒瘴鄉 王事忠矣遺孤誰將斯道之責孰  
能擔當嗚呼已矣朝野悲傷知夫子者和氣春陽  
昧夫子者如刺如鉞嗚呼道大難容古今之常爰  
有公論孰能泯藏惠等聞訃驚悼涕泣霑裳匪天



喪師二三子歿百拜荐奠聊洩悲腸靈其不昧庶  
幾鑒嘗

王良知

嗚呼已矣自夫子沒而乾坤無粹氣矣山嶽無英  
靈矣國家無柱石矣弟子無依歸矣嗚呼已矣詎  
謂廣南之役遂為永訣矣乎夫子以道殉身以身  
殉國超然於壽夭之間則亦何憾而二三子之  
悲傷則固無以自贖於今日也嗚呼哀哉薄奠一  
觴摘詞伸忱神其不昧庶幾來歆

薛侃翁萬達

嗚呼世有一長一善皆足以自章明而吾夫子學  
繼往聖功在生民顧不能安于有位以大其與人  
為善之心豈非淺近易知而精微難悟劣已者容  
而勝已者難為讓耶且自精一之傳岐而為二學  
者淪無滯有見小遺大茫無所入吾夫子發明良  
知之說真切簡易廣大悉備漫汗者疑其約而不  
知隨遇功成無施不可非枯寂也拘曲者疑其泛  
而不知方員無滯動出規矩非率畧也襲古者疑



其背經考之孔孟質諸周程蓋無一字一意之弗  
合尚同者疑其立異然即乎人情通乎物理未嘗  
有一事一言之或迂是大有功於世教聖門之宗  
旨也蓋其求之也備嘗艱難故其得之也資之深  
若淵泉之莫測應之妙若鬼神之不可知教之有  
序若時雨之施弗先弗後而言之易入若春風煦  
物一沾一長其平居收斂若山林之叟了無聞識  
其發大論臨大難斷大事則沛然若河海之傾確  
然若蒼龜之信而莫知其以也世之議夫子者非

晏嬰之知則彭更之疑非互鄉之惑則子路之不  
悅非沮溺荷蕢之譏則武叔淳于髡之詆用是紛  
紜非夫子之不幸世之不幸也已侃也不肖久立  
門牆而無聞頃年以來知切淬勵夫子逝矣慨依  
歸之無從慮身世之弗立鬱鬱如癡奄奄在告蓋  
一年于茲矣方將矢證同志期奉遺訓尚賴在天  
之靈昭鑒啓牖使斯道大明于天下傳之來世以  
永苾於無窮是固夫子未盡之志也靈輻將駕薄  
奠一觴衷懷耿耿天高地長於乎哀哉



應大桂

嗚呼人知有先生之道而或未盡得先生之教人  
陰荷先生之功而或未盡白先生之忠已卯之變  
吾不知其何如也而謗固以隨交廣之難吾又不  
知其何如也而死竟以俱嗚呼外吾教者斯仇晦  
吾忠者斯妬豈瘴癘之足尤實氣運之不扶虎豹  
委于空山豺狼號于當路風雨嗟其何及家園慘  
而誰顧吾念先生之悟道也以良知爲扁鑰其收  
功也以格致爲實際體常秘於玄默用實粲於經

濟桂等猶及見先生之面復密邇先生之居雖未  
稔于耳提口授之下或少得于神交契悟之餘方  
有待于卒業而先生竟以若斯痛先覺之早逝悵  
末學其何依幸門牆之無恙或斯文之在茲

劉魁

嗚呼夫子已矣後學失所宗矣生民失所望矣吾  
道一脈之傳將復付之誰矣雖然人心有覺德音  
未亡儼門牆之在望顧堂室之非遙去意見之私  
而必於嚮往掃安排之障而果於先登是在二三



子後死者不得辭其責矣歸葬有日築室無期臨風遣使有淚漣漣嗟何及矣矢志靡他庶其慰矣

萬潮

嗚呼古所謂豪傑之才聖賢之學社稷之臣非先生其人耶曩哭先生之柩於錢塘之滸今拜先生之墓於蘭亭之陽吾道終天之慟其何能已耶潮早歲受知不徒文字循循善誘孔孟我師剖障決藩直指本體良知是致一以貫之謹服膺以周旋若飲渴而食飢悟大道之易簡信精一而無私顧

雖有覺而即在實惟念茲而在茲夙夜戰兢深懼無以奉揚先生之教惟先生在天之靈陰啓予而終成兮

張津等

惟我夫子德本誠明才兼文武以踐履爲實而厭俗學之支離以廣大爲心而陋專門之訓詁功夫啓易簡之規指授闢良知之戶惟所立之甚高故隨在而有補以之講道則化洽時雨之施以之立朝則儀漸鴻羽之楚以之承詔奏則右尹析招之



全書卷三十七  
世德錄  
詩以獻君謨則宣公獨對之語至於名振華夷勲  
邁今古季札觀魯方陳南籥之儀山甫徂齊復正  
東方之虜元惡之首既殲醜類之儔咸撫此則勇  
夫悍士猶以為難而夫子獨談笑於指顧夫何中  
山之功甫就俄盈謗篋之書武侯之恨有餘輒動  
英雄之撫一老不遺萬民何憊天軸西馳江聲東  
吐草正芳兮鳩鳴日未斜兮鵬舞叫臺城兮雲悲  
撫鐘阜兮煙鎖吁嗟夫子兮固無所憾而辱倚門  
牆者不能不為終身之苦學未傳心言徒在耳忍

觀絕筆之銘式奠臨棺之祖悵吾道之已窮蓋不  
知涕洒長空之雨嗚呼哀哉

王時柯等

嗚呼天惟純佑材生文武學本誠明道宗鄒魯羽  
翼程朱頡頏申甫早掇巍科筮仕天部始謫龍場  
直言忤主九死不回孤忠自許繼遷廬陵人思  
召父再擢鴻臚荐登樞府專閩分符衣繡持斧機  
密慮周戰勝攻取芟夷洞寇四民安堵蠢茲逆藩  
束身就虜勤在王家爵封南浦猱獍相攻賴公



柔撫犛獨無告賴公哺乳民昔干戈今豆且俎民  
昔呻吟今歌且舞式遏寇攘孰敢予侮憂無西顧  
殿有南土麗日祥雲和風甘雨山斗仰瞻鳳凰快  
覩厥德斯懋厥施斯普人懷至今公竟作古意公  
神靈翱翔天宇在帝左右爲帝夾輔降爲河嶽廟  
食簋簠柯等親炙至教恩沾肺腑憶昔請益期以  
振旅云胡背棄使我心苦敬奠一觴痛深談虎

鄒守益

聖學綿綿嘻其微矣貿然末俗紛交馳矣矧茲寡

陋莫知所之矣謂考究遺經可自得矣旁搜遠勘  
亦孔之疲矣將摹仿而效千古可期矣外貌或似  
精神非矣不遇

孰醒我迷矣良知匪外鑠自

秉彛矣戒慎恐懼通晝夜而知矣酬酢萬化 我  
規規矣聲應氣求四方其隨矣譬彼昏瞶慶  
矣霜霧忽乘之衆安歸矣將民之無祿罹此蓄矣  
百世之慟豈獨予私矣

葉溥

嗚呼先生乾坤間氣嗚呼先生夷夏重名謂孔孟



學必可成也謂周召功必可立也故以心覺天下  
不罔以生也以身翰天下力盡而斃也竟虛天  
子之注日深吾黨之思將造物者忌功抑忌德也  
何遽止此而不究所志也嗚呼先生繫誰無福

陽克慎

嗚呼天胡奪我先生之速耶有濂溪之學而能自  
強有武侯之忠而能自將有子儀之功而能自忘  
有良平之智而能自藏真所謂文武兼資乾坤間  
氣領袖後學柱石明堂者也天胡奪之速耶撫靈

輒兮涕泗淋漓泰山頽兮莫知嚮往祭酒爲儀兮  
荐此衷腸神尚不昧兮來格洋洋

師服問

錢德洪

夫子既沒於南安寬畿奔喪廣信擬所服於竹峯  
邵子邵子曰昔者孔子沒子貢若喪父而無服制  
也寬畿曰然然則今日若有間也夫子沒於道路  
執喪者弗從寬也父母在麻衣布經弗敢有加焉  
畿請服斬以從至越則釋麻衣布經終葬則釋寬  
居越則經歸姚則否何如邵子曰亦宜於是畿也



服斬以行

訃告同門

去年季冬十九日寬畿西渡錢塘將北趨 殿對  
二十二日有人自廣來傳夫子以病告將還庾嶺  
聞之且喜且疑即日舟迎至蘭溪傳言夫子已逝  
相顧駭怖不知所出且相慰曰天爲吾道必無此  
事無程夜抵龍游驛吏曰信矣於十一月二十九  
日午時終於江西之南安聞之昏殞憤絕不知所  
答及旦反風且雨舟弗能前望南而哭天乎何至

此極邪吾生如偃草棘薪何益於世胡不使我百  
身以贖而顧萎吾夫子邪日夜痛哭病不能興除  
夕至常山又相與自解曰命也已矣天實爲之柰  
之何哉斯道晦冥幾千百年而昭明靈覺之體終  
古不磨至吾夫子始盡發其秘同志相承日孚以  
博乃有今日亦云兆矣 天子聖明注眷日殷在  
朝諸老又更相引汲使其得遂同心則其未盡之  
志當更展矣今若此天意若將何哉或者三代以  
降氣數薄蝕天道之秘既以其人而發泄之又旋



而撲滅之乎。邈觀孔孟已莫不然。夫孔孟之不得身行其學者，上無君也。今有君矣，而夫子又若此。果何謂邪？前年秋，夫子將有廣行，寬畿各以所見未一懼，遠離之無正也。因夜侍天泉橋而請質焉。夫子兩是之，且進之以相益之義。冬初，追送於嚴灘，請益。夫子又為究極之說，由是退與四方同志更相切磨，一年之別頗得所省。冀是見復得遂，請益也。何遽有是邪？嗚呼！別次嚴灘踰年而聞訃，復於是焉。云何一日判手遂為終身未訣已乎？夫子

勤勞王家殉身以道，古固有勤事而野死者，則亦何憾特？吾二三子不能以為生耳。向使吾人情然無聞如夢如醉，以生於世則亦已矣。聞道及此而遽使我止此焉，吾何以生為哉？人生不聞道猶不生也。聞道而未見其止，猶不聞也。夫子教我發我引我，翼我循循拳拳而不倦者幾十年，而吾所聞止此是夫子之沒亦吾沒也。吾何以生為哉？嗚呼！命也已矣。天實為之，柰之何哉？所幸四方同志信道日衆，夫子遺書之存，五經有刪正，四書有傍註。



傳習有錄文有文錄詩有詩錄政事有政事錄亦足恃矣是夫子雖沒其心在宇宙其言在遺書百世以俟聖人斷斷乎知其不可易也明發踰玉山水陸兼程以尋吾夫子遊魂收其遺書歸襄大事於稽山之麓與其弟姪子姓及我書院同志築室於場相勉不懈以冀成吾夫子之志尚望我四方同志爰念根本之地勿爲遐遺乃大慰也昔者孔子之道不能身見於行沒乃光於萬世者亦以其門人子弟相守不變耳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

入揖子貢相向失聲是非兒女之情也三年之聚亦以精其學也子貢反築室獨居三年則益粹於進矣凡我同志遠者仕者雖不必居三年其亦肯間相一聚以庶幾相期於成乎踰月之外喪事少舒將遣人遍採夫子遺言及朋友私錄以續成書凡我同志幸於夫子片紙隻語備錄以示嗣是而後每三年則復遣人一以裒吾夫子之教言不至漫逸一以驗朋友之進足爲吾不肖者私淑也荒悖恍惚不知所云水陸茫茫預以陳告惟吾同志



憐念憐念

遇喪於貴溪書哀感

嘉靖戊子八月夫子既定思田賓潯之亂疾作二十六日旋師廣州十一月己亥疾亟乃疏請骸骨二十一日踰大庾嶺方伯王君大用密遣人備棺後載二十九日疾將革問侍者曰至南康幾何對曰距三郵曰恐不及矣侍者曰王方伯以壽木隨弗敢告夫子時尚衣冠倚童子危坐乃張目曰渠能是念邪頃更氣息次南安之青田實十一月二

十九日丁卯午時也是日贛州兵備張君思聰太守王君世芳節推陸君府奔自贛節推周君積奔自南安皆弗及訣哭之慟明日張敦匠事飭附設披積請沐浴於南埜驛親進含王陸同殮祿又明日南贛巡撫汪公鉉來蒞喪紀士民擁途哀號汪爲之揮涕慰勞十二月二十日喪至南昌有司分道而迎巡按御史儲君良材提學副使趙君淵哭士民皆哭聲載於道乃挽喪留於南浦請改歲而行以盡士民之哀趙日至三踊哭有問之曰吾豈



爲乃公哭邪已丑改歲六日將祭舟北風厲甚儲  
焚香虔祝於柩曰公弗行豈爲士民留邪公黨有  
子嗣門人亦望公久矣即時反風不四日直抵信  
州嗚呼夫子沒而諸大夫之周旋者至矣是固夫  
子盛德所感亦諸大夫好德之誠也二三子弗身  
承其勞聞其事能弗以爲思乎詳述之用以告吾  
同門者

書稽山感別卷

人有異常之恩於我者君子感乎異常之恩不可

居也不可恩不可感也是故稽顙再拜頌言煩悉  
報之微也適館受殮左右以贐惠之微也其遭也  
無自其合也不媒其聚弗親其離弗違無致而至  
莫知其以此恩之至也感之極也今夫龍興而雲  
從雲非恩乎龍而從也噓吸爲變莫之致也計功  
量者孰爲恩孰爲感悉悉而數之則薄矣吾於贛  
城楊君竹溪之於夫子何以異吾固不能忘情於  
恩感固亦無以爲恩感也昔者夫子奉命南征  
以不殺之仁綏思田之頑民維時荷戈持戟之士



其孫謀吳畧勇力拔衆者爲不少矣及成功之日  
乃皆一時歸散環視諸庭依依不忍去若左廣之  
武和齋吉水之龍北山贛之劉易齋及君者乃皆  
退然若弗勝衣之士是四君者豈有意而相遭邪  
必其所存有以近吾夫子不殺之仁故不謀而自  
合至夫子待 命北巡忽爲南安之變也君皇皇  
然親含祿扶輿視行則與蒸徒共楫止則與二三  
同門麻衣布經並就哭位是固何自而然哉夫仁  
人心也通幽明忘物我不以生而親不以死而忘

無致而致雖四君亦莫之知也四君且莫之知吾  
又得而恩感乎哉故吾欲稽顙再拜頌言煩悉以  
報其情而其情終不可報吾欲適館受殮左右以  
贖以惠其去而其去終不可惠故相率歸於無言  
噫無言之感洞徹千古吾亦無如之何也已雖然  
君去而能益篤吾夫子不殺之仁則吾之無言者  
尚有無窮之言也因其去吾復能已於言乎是爲  
書

謝江廣諸當道書



冬暮寬畿渡錢塘將趨北上適廣中有人至報父  
師陽明先生以病告沿途待命將踰庾嶺矣即  
具舟南迎至蘭溪忽聞南安之變慌怖三問三疑  
奔至龍游傳果實矣天乎何至此極邪吾師以王  
事馳驅盡心賣力今果勤事而野死矣乎在吾師  
以身許國死復何憾獨不肖二三子哀恨之私有  
不能一日解諸懷耳夫自講學四十餘年從之遊  
者遍海內沒乃無一人親含禭殮手足以供二三  
子之職哀恨何堪寬畿北面有年矣教我撫我誘

我翼我實有罔極之恩而今若此無涯之感誰則  
任之兼程至貴溪始得馮哭其棺間乃詢之廝吏  
始知臨終之地長途空寂前後弗及幸我大人先  
生有預事之謀載棺相隨使永訣之晨得以時殮  
祔是雖子嗣門人親臨其事當無踰此誠死生而  
骨肉者也恩孰大焉夫吾師有罔極之恩而沒則  
貽我以無涯之感今賴大人得少慰焉是大人之  
恩於二三子寔有無涯之感矣夫野死而無悔者  
夫子之忠也無歸而殞者大人之仁也斯者固



金書卷三十七  
皆天下之公義而區區之恩感不與焉特吾二三  
子兒女之情至此皆不能已於無言耳剖心刻骨  
有言莫盡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荒悖布情不  
悉惟憐而終教之

再謝汪誠齋書

父師之喪頗德庇於二月四日奠於堂矣公之  
私與日俱積乃弟乃子頗能承襲遺規弗至踰禮  
四方同門亦日來奔頗具執事是皆先生倡厚德  
於前故子弟門人知激勸於後不敢以薄自處重

獲罪於大君子之門也所諭父師軍中羨餘銀兩  
責其官賚送嗣子是執事哀死之情推及遺孤此  
恩此德非特其子弟知感在門人小子佩刻亦殊  
深矣但父師嗣子方及四齡未有知識親弟守儉  
守文守章繼子正憲欲代之言顧其中有願言而  
不敢盡者生輩恃在舊愛敢代爲之言惟執事其  
終聽焉父師兩廣事宜間嘗詢之幕士矣頗有能  
悉其槩者謂奏凱之日禮有太平筵宴及慶賀贐  
送之儀水夫門子供具有情不得却與例不必



却者收貯賞功所謂之美餘以作公賞之費成功之後將歸乃總其賞功正數所給公帑不過一萬餘兩皆發梧州矣正數之外有此美餘仍命并發梧州從者又以沿途待命恐遲留日久尚有不時之需姑攜附以行俟隨地遣發不意未至南安罹此凶變病革之晨親命僕隸檢遺書治行篋命賞功官勞其勤勞而歸美餘于公此實父師之治命也當事者既匿其情不以告夫先生而先生又切哀死之情篤遺孤之愛案官吏之請從合得之議

謂大臣驅馳王事身殞邊陲痛有餘哀禮當厚報况物出美餘受之不為傷義故直以事斷而不疑其為私其恩可謂厚矣特弟子登受之餘尚不免於惶惑蓋以父師既有成命前日之歸是則今日之受非矣苟不度義而私受之恐拂死者之情終無以白於地下也且子弟之事親平時一言罔敢踰越况軍旅之事易箚之言顧忍違忘而私受乎夫可以與者六人之賜可以無取者父師之心取之惟恐違死者之命而重生者之罪則又其子弟



哀由之情用是不避呵叱謹勒手狀代爲先生布  
并原銀五百三十二兩托叅隨州判龍光原義男  
添貴送復臺下伏望驗發公帑使存歿之心可以  
質諸天地鬼神是則先生無窮之賜幽明共戴之  
恩也不勝冒犯殞悼之至

再謝儲谷泉書

寬畿不率弗祐於天遽奪我師之速黃髮乳口失  
所保哺皇皇然無所歸時聞凶計又恨未及相隨  
以趨曳杖之歌天喪斯文後死者終弗與聞矣乎

既而奔喪貴溪馮哭之餘水漿不入於口奄奄氣  
息若無復可生於人世矣間乃詢其後事乃知諸  
君子殫心瘁力送死無憾而先生左右維持之力  
居多愚以爲相知之情至此亦云足矣及凡所經  
歷舟未入境而執事之戒命已先哭奠虔慤雖有  
司好德之同而激勸之機不無所自哀感何言僕  
且私告曰公慮吾主君家事也云云曰公慮吾主  
君勲業未著云云已而朋友又私相語曰公勵吾  
夫子者悼其教未明於天下也云云生輩矍然而



起曰有是哉何公信愛之至有如此也噫天下之愛吾夫子者有矣嘆之而已矣信吾夫子者有矣感之而已矣孰有如吾執事精神心思周旋曲折實以見之行事者乎必其平日相孚默契有甚不得已者藏於其中是未可聲音笑貌爲也吾儕小人自失所恃遽恐吾道終底於阨塞不知天下大君子有如先生者出於其間斯道雖重主盟得人吾何以懼乎哉孟子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今茲有乎爾矣今茲有乎爾矣於是自衢以

下順流而歸慷慨激亢無復爲兒女之情是先生不言之教起我跛躄於顛躋之中吾當何以爲報哉二月四日已妥靈於堂乃弟乃子頗知自植四方同門又日來至喪事聊此議處不復敢遠嬰先生之懷矣蕭尚賢事畧具汪公別紙并奉請教小厮輩以小嫌構辭致煩案牘在先生寬仁之下當必有處然是人亦無足過責者夫子用之所謂畧其全體之陋以用其一肢之能故其報死之情亦如是而已矣今欲望之大過是又若以其一肢之



得而復責其全體之失也難矣特在推愛妄敢喋喋荒悖不恭萬罪萬罪

喪紀

程輝

我師緒山先生編次陽明夫子家乘成輝受而讀之作而嘆曰嗟乎天道報施善人抑何其不可測邪方夫子之生也苦心妙悟以續如綫之道脉矣乃偽學之謗不能弭倡義興師以殲謀畔之獨夫矣乃君側之惡不能去開誠布公不煩一旅以格數百年負固之黨矣乃當軸之忌不能回使其

身一日立乎 朝廷之上何其與世之落落也及

其沒也哭者盡哀祭者盡誠至今有弔其墓謁其祠拜其家廟爲之太息流涕而不置者又何其得衆之鼎鼎也竊惑焉先生進而教之曰是不可以觀天人貞勝之機矣乎夫子之所不能者時之艱也人之勝也其所能者德之孚也天之定也而又何惑哉吾方哀祭文之不能盡錄者屬予以終事焉蓋文固有畧者矣將人之祭于地與就其家而祭焉者皆其實德所感而人情之所不能已者顧



可畧而不書乎子其揭日月為序凡顯而公卿微  
而庶人有舉必書庶乎定者可考而見且使我後  
之人知夫子有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滅者良在  
此而不在彼也輝避席曰敬聞命矣作喪紀

夫子以戊子仲冬之丁卯卒于南安府青龍舖輿  
止南埜驛越四日為季冬庚午門人廣東布政王  
大用推官周積舉人劉邦采寔敦後事副使張思  
聰率屬吏知府王世芳同知何瑤大庾知縣葉章  
府學訓導楊登玉王圭陳守道庠生張紱李節王

輅王輔等哭奠乃殮殮已署上猶縣事經歷許同  
朝崇義知縣祝澍南康教諭管輔訓導劉森庠生  
劉爵等千戶劉環俞春周祥門人知府王鑾陽克  
慎鄉約王秉言各就位哭奠

壬申櫬抵贛州府水西驛提督都御史汪鉉同知  
何瑤推官陸府檢校唐本鄉宦宋元指揮錢堂知  
事郭鉞千百戶何湧江馬昂吳倫譚景受卜福嚴  
述王寧王憲潘鈺余洪畢祥楊守武昌千戶所指  
揮陳偉門人郎中劉寅都指揮同知余恩庠生易



紹宣李喬崇李挺李憲何進隆何進德曾廷珂曾  
廷璉黃譜黎教王槐密王振朝劉鳳月劉天錫劉  
瞬彭遇貴謝天表謝天眷桂士元桂薰袁泰張鐘  
汪梅周蘭宋金雷銳雷允應辰鍾振俞鶚湯偉杜  
相黃鏊各就位哭奠張思聰周積又各特舉焉

丁丑櫬抵吉安府螺川驛僉事陳璧知府張漢同  
知張烈通判蔣英林春澤推官周在廬陵知縣常  
序署泰和縣事知事汪仲縣丞劉綸主簿莊伯瑤  
典史李江教諭林文焯訓導金玊張旦吉水縣丞

楊伯謙主簿辛仲實萬安主簿楊廷蘭信豐指揮  
同知林節鄉宦尚書羅欽順副使羅欽德副都御  
史羅欽忠門人御史王時柯庠生蕭寵蕭榮王舜  
鵬袁登應羅網謝廷昭周文甫王惠迪劉德藍瑜  
龍潢龍漸幕吏龍光各就位哭奠

戊子櫬抵臨江府蒲灘驛同知宇賓通判林元推  
官俞振強靖江知縣陳府新淦縣丞唐和主簿王  
綸教諭向欽訓導從介各就位哭奠

辛卯櫬抵南昌府南浦驛建安府鎮國將軍宸洪



全書卷三十七  
八世德紀  
百十三  
太監黎鑑御史儲良材叅政葉溥李緋叅議鍾雲  
瑞副使趙淵僉事陳璧王暉吳瀚陳端甫都指揮  
僉事劉璽王寧崔昂府學教授廖廷臣訓導范昌  
期張琚譚倬廖金新建縣學教諭劉環訓導梁子  
鍾何樂南昌縣學訓導邢寬庠生崔嵩陶潮劉伯  
盛舒泰武進鄒輓鄉宦副都御史熊浹布政胡訓  
副使劉伯秀知府張元春御史涂相郎中張欽主  
事張鏊進士熊汲檢校張默通判萬奎閔魯知縣  
余琪聶儀楊璋甘栢胡大化舉人丁夔門人裘衍

張良才張召魏良噐魏价萬世芳鄒賓齊昇周麟  
黃鍾鍾文奎艾鐸安仁縣桂宸桂宮桂容桂軌孫  
銀孫鈞吉安府曾偉噐報効生員陳文榮承差劉  
昂鄉民蕭華李延祥程玉石陳本道高顯彰劉珏  
楊文嚴洪徐愷杜秉文王欽各就位哭奠葉溥趙  
淵王暉張元春齊昇又各特舉焉

歲巳丑正月庚子櫬發南昌府自儲大夫以下凡  
百有位越百姓里居市兒巷婦哭而送者載道風  
迅不可帆又不可纜而前也儲大夫撫之曰先生



豈有懷邪越中子弟門人泣而迎者延首跂足而  
俟至者蓋有日矣湏臾反風若或使之遂行丙午  
餘干縣主簿陳瑤教諭林秀訓導趙珊傳諮萬年  
縣主簿龍光相安仁和縣主簿鄒軒訓導周鐸黃  
選庠生桂輿蒲田縣廖大璧貴溪知縣方克主簿  
錢珊典史馮璉教諭謝炯庠生丘民節宋廷豸葉  
可久葉可大許文明鉛山主簿戚鏜鄉宦大學士  
費宏尚書汪俊各就位哭奠先是緒山龍溪二先  
生將赴 廷對聞先生將還逆之嚴灘忽得訃音

相向慟哭疑于服制作師服問厥既成服蕪程趨  
廣信訃告同門會先生嗣子正憲至自越至是同  
遇先生之櫬于貴溪哭之幾絕書遇喪哀感以寄  
懷云

癸丑櫬抵廣信府葛陽驛知府趙燁同知盧元愷  
通判曾大有龍綱舉人劉偉玉山知縣呂應陽教  
諭霍重庠生鄭世遷李材程松葉廷秀徐森常山  
縣丞殷學夔各就位哭奠儲良材又檄呂應陽而  
特舉焉夫子弟守儉守文門人樂惠黃洪李洪范



引年柴鳳會櫬于玉山

辛酉櫬抵衢州府上杭驛同知楊文奎通判簡閱  
推官李翔西安知縣林鍾門人樂惠黃昫何倫王  
修林文瓊徐霈蔣蘭金華府通判高鳳蘭溪縣主  
簿高禹教諭朱驥訓導胡爽 輝門人應典嚴州  
府推官程淳桐廬縣主簿屠繼祖各就位哭奠  
丁卯櫬抵杭州府浙江驛布政潘旦劉節叅政胡  
纘宗葉寬叅議萬廷彩龐浩按察使葉溥副使傅  
鑰萬潮党以平何鰲汪金僉事孫元巴思明梁世

驃江良材林茂竹都指揮使劉宗偉都指揮僉事  
李節劉翔孫仁王佐杭州府推官劉望之府學教  
授陶賀仁和縣主簿曹官富陽縣主簿李珎教諭  
黃寧訓導程大有王裕莆人知縣黃銘介子黃中  
百戶施經各就位哭奠

庚午櫬抵越城奠于明堂御史陳世輔王化分守  
龐浩紹興知府洪珠同知孔庭訓通判陸遠洪哲  
推官喻希禮府學訓導舒哲陳箴林文斌曾昇會  
稽知縣王文儒教諭張槩訓導詹詔山陰知縣楊



行中教諭林斌訓導王昇廣西布政李寅叅政沈良佐叅議汪必東按察使錢宏副使李中翁素張猗伍箕僉事張邦信王世爵都指揮僉事高松金華府同知劉業友人侍郎湛若水副都御史劉節門人侍郎黃綰給事中毛憲貞外郎王臣主事石簡陸澄按察使顧應祥副使郭持平蕭璆應良知州王直劉魁訓導周桐周衢教授周衢陳炳陳焯陳煉李敬應佐監丞周仲周浩周甸辨印生錢君澤私淑門人知縣戚賢武林驛丞何圖贛州衛指

指同知劉鏜指揮僉事楊基廣州府右衛指揮僉事武鑾南昌衛指揮僉事趙昇廣州府前衛舍人孫紹英各就位哭奠洪珠樂惠又各特舉焉劉鏜楊基武鑾龍光咸以營護至越時將告歸緒山先生書稽山感別卷贈之因寓書江廣諸當道蓋德其虔于襄大事也

仲冬癸卯奉夫子櫬窆于越城南三十里之高村會葬者數千人副都御史王堯封御史端廷赦陳世輔梁尚德萬潮黃卿萬廷彩龐浩傅鑰党以平



汪金區越梁世驃江良材林茂竹王臣劉宗仁李  
節劉翺孫仁洪珠孔庭訓洪哲杭州知府婁世德  
同知楊文昇通判周忠劉坎濬推官劉望之運同  
錢瀾副使李信判官林同方禾錢塘知縣王橋會  
稽知縣王文儒山陰縣丞應佐餘姚主簿彭英典  
史劉文聰教諭徐銳訓導謝賢陳元廣東御史何  
函布政邵銳姻人大學士謝遷尚書韓邦問編修  
周文燭御史毛鳳都御史胡東臯叅政汪惇副使  
吳便司馬公輒僉事汪克章沈欽司馬相韓明知

府陸寧金椿運同徐冕知縣宋溥金謚陶天祐劉  
瀚田惟立徐璽徐俊民吳昊葉信汪侶穀周大經  
周文燠胡瀛陳廷華知縣王軾鄉生錢繼先王廷  
輔王文軒夏文琳何炫徐應周大賚高隆友生尚  
書伍文定侍郎楊大章陳筐嚴毅楊霓楊譽知府  
吳叙廉使韓廉邵蕢徐彬鄒鵠員外郎張璿施信  
史伯敏王代于震朱梁晚生僉事汪應軫知府朱  
袞李節郎中胡廷祿陳良謨主事葉良佩田汝成  
王度王漸達王一和王文訓王文翰王文輅王文



輿良直費思義門人大學士方獻夫侍郎黃綰編  
修歐陽德給事中魏良弼李逢行人薛侃應大桂  
郎中鄒守益貢外郎藍渠主事潘穎黃宗明翁萬  
達石簡胡經叅政萬潮副使蕭鳴鳳叅議王洙博  
士馬明衡監丞趙顯榮助教王崑薛僑知縣薛宗  
鎧周桐孫瑛劉本劉樽諸訓諸陽諸守忠舉人諸  
大綱楊汝榮金佩金克厚僉事韓柱主事顧敦復  
胡冲徐沂徐楷徐潞葉錯徐需張津錢种錢翺錢  
祚詔凌世華朱篋龔溥龔漸貢外郎龔芝杜應豸

縣丞朱紱周應損秦輓章乾楊柱從弟王守第各  
就位哭奠嗚呼喪紀作則有孚惠我德者固美而  
必章而有孚惠我心者亦盛而必傳讀是編者毋  
但曰雷陽寇公之竹而已也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七



道